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零六年六月第九十四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 2006



- 周夢蝶作品小展
- 錦絲專號
- 左岸會館詩選
- 詩人與愛情的問答
- “微型小說詩”芻議

94

目錄

No.94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周夢蝶	周夢蝶作品小展 1
劉強本	大腦果凍／快煙與慢煙 2
非馬	瀕臨滅絕的物種 二首 3
秋夢	如此翻譯 3
蔡寧	飲一口古井的水 二首 3
向明	路況 六首 4
三分夜色	我很早就見過魔鬼／關係 4
黃伯飛	讀書人 5
陳詔華	彈琴的人 5
宋非	四季 5
謝青	昨夜，今晨 三首 6
劉虹	詩人聚會 二首 6
朵思	沸點 五首 7
施漢威	螢火蟲 7
秀陶	地球儀 8
余問耕	樹 8
遠方	梧葉又沁綠 9
趙明	人生九帖 9
夏野	冬天的詩 10
馬帝爾	你們將我扭進了瘋人院 10
李斐	夜之無眠 10
塞遙	無題四首／雲的傳說 11
明迪	褪系列 二首 11
呂建春	在加州矽谷上班 11
葉盛生	掌紋 四首 17
藍亭	5號路上 17
秦松	大地之行輯二 18
哲明	憂傷素描 19
桑克	舊地／芍藥 19
嚴力	請各自加緊！ 三首 20
杰地	初冬 20

伊沙	一意孤行 20
李雲楓	如果黃昏提前降臨 21
海城	臺燈下的抒寫 21
徐江	兩岸的晚餐 21
黃奇峰	楓／大地震／冬至 24
林居	熱血青年／錯過 24
陳銘華	和雀鳥有關／靚爆鏡 25
仲彥	陶罐 25
林小東	地球&足球 25
朔星	遠離文壇 26
王妍丁	暖 26
依雯	他鄉的你 26
林珮珮	浪跡天涯 26
卓琦培	七月，炎熱的夏天 27
林忠成	打鼾分析 27
心水	功夫扇舞 27

錦絲專號 12-17

左岸會館詩選 22-24

譯詩

秀陶	高倫·司米散文詩兩首 28
陳殿興	葉甫圖申科詩選譯③ 28

評介

詩人與愛情的問答◎秀實 V.S 向明	30
杜風人	微型小說詩芻議 32
劉耀中	James 梅里爾 34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華山風景集錦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秦松（紐約）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黃伯飛（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吳懷楚（科州）
黃奇峰（洛杉磯）
海上（深圳）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方明（法國）
西牧（多倫多）
林德功（三藩市）
蔡克霖（南京）
陳恆行（維州）
塞遙（紐約）
朱彥潤（加州）

周夢蝶，本名周去往。河南浙川人。1921年生。藍星詩社資深成員。1959年起在臺北市武昌街擺書攤維生，專賣詩的出版品，吸引當時眾多文學青年，使武昌街Astor麵包店旁成為六、七十年代重要文化街景。出版有詩集《孤獨國》、《還魂草》、《約會》、《十三朵白菊花》，及散文集《不負如來不負卿》。周公書法有宋徽宗瘦金體味，極為珍貴，但不隨意出手，除非周公自願，且會裱褙完整，雙手奉上。周公曾數次獲巨額獎金，但到手即捐給慈善機構，自己每月靠極微薄的老兵加給渡日。

——向明

詩與創造

上帝已經死了。尼采問：
取而代之的是誰？

“詩人！”
水仙花的鬼魂
王爾德忙不迭的介面說。

不知道誰是誰的哥弟？

上帝與詩人本一母同胞生：
一般的手眼，一般的光環：
看！誰更巍峨更謙虛
誰樂於坐誰的右邊？

未濟八行

順著風勢牛郎
急急忙忙的向東走

逆著風勢織女
忙忙急急的向西走

行行行行何處？
何處有群鵲颯下如斷虹一抹？

天河一向清淺由於
天河一向不曾有誰涉足

為全壘打喝采

——漫題耳公版畫編號84

好球！
(千山共一呼)

自大峽谷鳥飛不到的最深深處擊出
誰能接棒？君莫問
蒹葭之所在即溯回之所在
自有玉貌玉衣人，雙雙復雙雙
挾天香，躡月波而下
如木墀花落
眾睡皆起。魚群
為私語之星影所驚
齊說：今夜的天河
水聲之冷
總算沒有白冷

我來我睥睨我征服
止！不須說：
老兵最難寫的一撇是最後的一撇

用某種眼神看冬天

用某種眼神看冬天
冬天，冬天的陽光
猶如一簇簇的金線蟲
在白雪的身上打洞

不呼痛。也從不說不的雪！
一個洞眼一個，

快意的，我把憂愁
譬如昨日死的憂愁
一個洞眼一個
一個洞眼一個的埋卻
在某個吞聲 為人知的深夜

要來的，總是要來的！
用某種眼神看冬天
冬天、一切的一切都在放大，加倍——
日，一日長於一日
夜，一夜暖於一夜、乃至
黑貓的黑瞳也愈旋愈黑愈圓愈亮
而將十方無邊虛空照徹

所有的落葉都將回到樹上，而
所有的樹都是你的我的
手的分枝：信否？
冬天的腳印雖淺
而聲音不絕，如果
如果你用某種眼神看冬天

約會

——謹以此詩持贈
每日傍晚
與我促膝密談的
橋墩

總是先我一步
到達
約會的地點
總是我的思念尚未成熟為語言
他已及時將我的語言
還原為他的思念

總是從“泉從幾時冷起”聊起
總是從錦葵的徐徐轉向
一直聊到落日啣半規
稻香與蟲鳴齊耳
對面山腰叢樹間
嫋嫋
生起如篆的寒炊

約會的地點
到達
總是遲他一步
以結尾為話頭
或此答或彼答或一時答
轉到會心不遠處
竟浩然忘卻眼前的這一切
是租來的：
一粒松子粗於十滴楓血

高山流水欲聞此生能得幾回？
明日
我將重來；明日
不及待的明日
我將拈著話頭拈著我的未磨圓的詩句
重來。且飄願：至少至少也要先他一步
到達
約會的地點

在墓穴裡

——讀硯香詩作有感

還有什麼好遺憾好抱怨的！
在墓穴裡。
黑。除了黑
無詩可讀。除了無詩可讀
還有什麼好抱怨的？

在墓穴裡。我可以指著我的白骨
之白起誓。在墓穴裡
再也沒有誰。比一具白骨如我
對另一具白骨
更禮貌而親切的了

真的。在墓穴裡
絕絕沒有誰會對誰記恨
絕絕沒有——誰，居然
一邊舉酒，一邊親額、一邊
出其不意以袖箭，以三色董
滴向對方的眼皮

至於詩。至於詩
這不知愁也不怕冷的隱花植物
你不讀它，它也不會說你薄倖
更何況星月如此慘澹
我已枯的老眼久已為露露為蒼蘚
所遮斷
今夕何夕？李賀烏鵲狐嫁女蜘蛛
之絲巾與無言

前頭已無有路了
有，也懶於回頭。
在墓穴裡。我將以睡為餌
垂釣十方三世的風雨以及靜寂
比風雨復風雨更嘈切的靜寂——
這，已很夠了！
還有什麼好爭競的？

欲識宿命者
端坐觀實相
如是久遠劫
不離於掌上

聽！誰在會心不遠處
舉唱我的偈頌？
寒煙外。低回明滅：誰家的牡丹
燈籠？

■劉強本

大腦果凍

“半夜醒來
有種揮之不去的重量感
彷彿跨錯了陰陽之間的某個門檻……”

——題記

夜晚繁殖著惡夢
惡夢預演著死亡
死亡垂釣著時間
這些習以為常的事物
讓我悟到
惡夢其實跟人類無關
惡夢跟做惡夢的人無關
它只是需要一個空虛的大腦
不斷吮吸大腦果凍
才能讓自己生生不息
而我們正在惡夢中度過今晚
像白色絲繭的星光掙脫著混亂的謎團
這夜半漂浮的幽暗歌聲也像一支送葬曲
挖掘著黑色和泥土
又把冰冷的頭顱糖葫蘆一樣串成了晶瑩

2006年4月4日凌晨

Mazzy Star 冰冷歌聲中醒來

快煙與慢煙

空氣裏流轉著燒紙燃盡才有的香甜味道
以一種享受快感的方式我們思念親人

2005.4.5 早，4.9 午後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非馬 \$100 支持

■非馬

瀕臨滅絕的物種

記不清什麼時候起
自己竟成了
瀕臨滅絕的物種

但他能感到
望遠鏡後憐憫的凝視
自四面八方
子彈般刺刺向他飛來

獨自飛行在遼闊的天空
他知道他必須努力發出
最後一聲喚叫

如同一個詩人
為了證實自己的存在
瀝血謳歌

羅密歐與茱麗葉

他們當然不知道
莎士比亞的羽毛筆
已蘸滿了墨水
演員們正摩拳擦掌等著排練
要粉墨登場演出
一出悱惻纏綿的悲劇
讓世世代代的觀眾
用淚水洗淨的眼睛看清
一段美麗純潔的愛情
如何在人類莫名其妙的仇恨中
斷氣消魂

那時候他們也實在太年輕
才會在鳥雀們唧唧喳喳的誘引下
冒然睜開了眼睛
讓整夜醞釀的甜夢
迅速隨晨光逃逸

■秋夢

如此翻譯

恣意將黑譯成了白
好拿給西方的月亮看
將白譯成了黑
好拿給東方的太陽看
弄弄玄虛可以
占卜人不會占出真相
恣意將李白三千丈的白髮
美譯成懸愁的江河

且將洛夫漸行漸遠的漂木
短譯成幾天回航的神舟
將非馬的短詩撚了又撚
洋洋灑灑幾千行

又想翻譯自己的髮
應該說短或說長？
說黑還是說白？
最後將東西譯成了南北
將麻雀譯成了戰場

2006年5月1日越南

而命運那張猙獰的臉
更使他們驚慌失措
一雙粗暴的手
才有機會將他們從擁抱中扯開
攬走

當他們還沒來得及
用浸滿安眠藥水的熱吻
把對方
從這冰冷無情的世界
一口吞入
好在他們溫暖安全的腹內
沉睡千年

■蔡寧

飲一口古井的水

跪在一口蒼老的單筒望遠鏡前
捕捉遙遠遙遠的詩情畫意
那些青苔，生長密密麻麻的鋸齒

鋸痛我的眼睛
我看見我爬過累累青苔，抵達
一面斑駁大唐江山的青銅鏡前

鏡子隱隱約約映見我的臉
好像很出神，其實正躁動水的輕薄
掌中一塊有稜有角的石頭

脫落，擊碎水的骨頭
顫抖著升起一圈圓圈拱形的墜落
那些晶亮的軼事透明而來

一曲霓裳，兜著一粒尖銳的硬石
穿過一叢叢靜寂的青苔下沉，瞬間
在水底躺成一枚無稜無角鵝卵石
打上一桶水來，波瀾流過紅紅的舌尖

雪，長出了仙人掌

一把雪，生出白絨絨的毛腿
跑進衣領取暖
在我的脊背上，跑出一條嘩嘩作響的冰河

我將一把雪，生出潔白的翅膀
飛回河的源頭，它身子一滾
長出一片秋日裏的仙人掌
冷笑一聲，躍入我的前胸

2006年寄自南京

■向明

路況

不斷被車輛高速撕裂的路
仍然頑強的承受無止盡的痛
仍然坦蕩的鋪展路人的前程

一遇到阻礙就怨嘆
走投無路的英雄們
對沉默的路而言，頗不公平

好爽

一盞孤燈
奮力擊開
黑夜頑固的一條隙縫
用響亮的光
大聲喊出：
“好爽！”

記憶體

何時我們的記憶體
堅硬得像一塊塊方磚
而且容量稀釋得
容不下一聲長嘆

頻與時間比高的侏儒說
只怪專業的匠人不容專業
世界也缺少
更多寬厚的眼光

努力

努力種一棵許願樹下去
不想
日已西沉

經過一夜黑暗的苦纏
明天
還能開花麼？

厚度

厚度
是吹彈即破的蟬翼
很薄很薄
仍要鼓翼出知了的應答
仍要抗拒熱溶的酷暑

厚度
是體液榨乾壓成的宣紙
超薄只剩幾厘米
三山五嶽堆高不會超載
五湖四海翻攪不會傾覆

厚度
是井田制下定格的稿紙
再小再小的見方
滿是活蹦亂跳的方塊字
有甜蜜的愛，有憤怒的詩

在風中

就讓站在高枝的花兒們
去招蜂引蝶吧
不然，柔若無骨的它們
又能做什麼？
在風中

就讓臉貼水面的漣漪們
去媚笑迎人吧
不然，瞬息消失的它們
又能做什麼？
在風中

■三分夜色

我很早就見過魔鬼

六歲或者更早
我就夢見過魔鬼
它們住在我家的閣樓裏
夜裏它們不睡覺
偷吃倉裏的穀糧
我告訴過爸爸他不信
其實我也不願相信
閣樓這麼肮這麼擁擠
魔鬼怎麼會呆在那種地方

關係

我終於丟掉了我的手
左手和右手
或者是它們丟掉了我
反正我們自由了
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曾經互羨過
後來又相互抱怨和憎恨
現在我決定丟掉它
做一個沒有手的人
它也顯得比以前高興了
擺脫了身體和靈魂
它可以任意拿和偷盜
而我可以
不再重複拿和偷盜了

2005年寄自北京

就安份的低頭做小草吧
不欲高攀，不想屈就
不怕風急，不畏浪高
不然，還能做什麼？
在風中

2006 寄自台北

■ 黃伯飛

讀書人

成了個讀書人，不容易；
讀書人要有大志。
大志是要被砍頭的，
那麼就來個小志吧！
何況“天子重賢豪，
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

最不濟

可以多想想：

書中自有黃金屋；

書中自有顏如玉；

書中自有……。

這還不夠嗎？

好！他要搞個“以詩取士”，
咱們就給他來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他要是“以經取士”，
一個經不夠，再饒上五個。

他要考“策問”？行。
他要考“八股”？那……也行。

噢！時代變了。

從 1900 年開始就變了。

讀書人剪了辮子不久

又加上個“五四運動”。

讀書人，你說咱們該怎麼辦？

一轉眼，這一切

一切都“起飛”的二十世紀，
在咱們胡胡混混的腦筋裡，
就這麼胡胡混混地又混過去了。

■ 陳韶華

彈琴的人

信手為高山 細撫為流水
彈琴的人 炷日月為一爐好香
一串琶音 五千年不絕

深入桃花的呼吸 鯉魚的夢境
還有明淨高遠的忘川 梅林
彈琴的人 伏身生鱗昂首展翅
俯仰間遨遊大千世界
以超國界的音符作王冠上的飾物
擁雍容的旋律作永久的新娘
因為憂傷而富甲天下
彈琴的人永遠思念故鄉

蓮花開合的瞬間
水聲滴瀝 鐘乳石穿
彈琴的人撫按關山飛渡家園
在手指和時間之外
脫胎換骨 直至化身千萬

2006 年寄自安徽

讀書人，來個 PC 吧！

PC 又給了我們一些什麼呢？

地球之外有一個“太空”

太空之外又有些什麼呢？

“我欲乘風歸去，
唯恐瓊樓玉宇，
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吧，
“何似在人間?!”

冬

歌聲從無言開始
激情從純潔開始
雪花在飛舞
冰川在融化

彷彿隔世的記憶
開始放縱
從一個星球流向另一個星球

春

等了多少個世紀
生命累積了太多的寂寞
一夜一夜的瘋長
讓我們總有缺氧的感覺

杜鵑從一個世界飛來
鮮花開滿了雪山的谷底
面對滄海的月光
我們永遠迷茫

夏

意義被驅使
青春被驅使
生命在黑夜的舞臺上縱情歌唱
昨天的諾言今天遺忘

一切都蜂擁而至
一切都只是現象
浪花擁著浪花要去親吻太陽

秋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房屋
就別再建築”
樹葉紅了
大海的眼淚散落成迷幻的珍珠

一切都在過去
一切都在到來
愛和被愛被互相抵消
原來宇宙和生命
都只是一個原點在移動

2005 年寄自加拿大

■謝青

昨夜，今晨

昨夜半夢半醒
恍若荒煙孤魂
數不盡的念珠如淚滴
猶如誦不完一個名字
時計混淆
思慮淒迷！

今晨細雨濛濛
心境已溢滿積水
隨意穿上衣褲
暈沉中搭上捷運
突聞鄰座論情
不知所云……

如妳在身旁

微風碎雨，輕敲玻璃窗
猶似小夜曲優美迷人
此時如有妳小酌對飲
聽妳細聲軟語

問我何所樂？

I know

當妳在身旁！

花前讀書，吟小詩幾首
採菊東籬下，恬淡飄逸
此時如有妳采畫風景
筆飛雲雲身娉婷

田野聚濃情？

I know

當妳在身旁！

軒！如妳在身旁
日子就是
不一樣……

■北塔

清晨送人

被黑暗趕來的
我要把你送走

我淚水的門開著
我守望的門關著

我要把你送入
最初的鳥鳴

讓最濃的霧
像吞沒城市一樣地
吞沒你

2005年寄自北京

淡淡的燈光

我將檯燈形狀
改裝成新月朦朧
淡淡光芒
你的笑靨便像蒙上一層面紗

你坐在青草地上
嗅著我摘的小花
記憶顯在照片裡
書房從此洋溢著花園芬芳

噢！我也有著憂傷：

從不知我多麼愛你
也不給我和悅回應
終於知道
你承擔著某些壓力
背著我暗暗流淚……

2006年寄自紐約

■劉虹

前門，某四合院前的懷念

山轉彎，水就轉彎
年齡轉彎的時候，你的回望
會在哪些名字上
反光，發燙？

落葉蕭蕭，掩埋了仰望的目光！

夜打開，書就打開
人打開的時候，誰的叩訪
從跋到序長驅而退
直至封面失守，投降？

書聲朗朗，藏不住你壓下的驚惶！

詩人聚會

酒吧明月光
疑是銀子消
舉杯邀自己
對影成鉅賈

眾裏尋她千百度
說為談思想
衣帶漸寬終是悔
不如直奔床

安得廣廈千萬間
大庇天下下半身和乳房
我像個媽咪在簾兒底下
聽人笑語聽人浪

荷爾蒙與媚眼齊飛
段子共啤酒，和啤酒串通的尿一色
千古風雅事，如今卻以
附庸粗鄙為榮光

2006年寄自深圳

■ 朵思

沸 點

花腔的語言總是由水的表面唱出來
幽禁的思緒也是從水的底層浮升盪開
魂與魄。快樂與憂鬱
各種音階
各自跳躍獨唱自己的熱情或哀怨

幻聽者之歌

我聽到刺鳥復活撲翅的聲音
聽到門把旋轉古董傾斜花香推開枝葉
泥土遠離浮根鳥翼停泊懸崖游魚歇於行雲
以及船隻被波浪抓住拖曳回航的聲音
我聽到鞋子被門階彈打
沒有拿起的話筒發出歡呼，以及
興奮的欄杆和盆栽和窗簾一起合唱
醫生說：我預備出走的聽覺，正待蛻他。

沙 漏

我在上面流淚 你在空空的下面等我
我數著時間慢慢放棄自己
你在平靜中堆積茁壯
我丟掉的一分一秒 你默默珍惜撿起
虛懸的我 睜看長大的你

另一次輪迴

我仰望充實的你
你把智慧一粒粒澆灌同一時空的我
我承受澆灌的淚滴
匯聚成一堆美麗的沙堡
沙堡中其實也涵蓋你的蹤跡

詩贈 F 女士

我左腳踏上車廂的時候

她閉上了眼睛
我整個身體在車廂挺立搖晃時
她離開了狼藉的人世

靈魂是美麗的
她飛向她親愛的家族
也飛臨久別的鄉土

革命就留給爭氣的子民
榮銜和軀體一起埋葬

她終於掙脫在她周圍困獸的猙獰
歡歡喜喜去天國和家人團聚

心痕索驥

一、
眼簾營地
偶爾跳出無意忘記卻已忘記的戰況
一列排滿童年規劃的鐘乳石隧道
蕪亂線條，流竄對生命吶喊最原始的肌理

二、
為裝飾神話：約好去暴風雪中
把誓言融化
感情最後一役：
你匕首無血。我匕首有淚

三、
著空氣之口脛疊在吻著風之口氣上面
傷害與無情相關
告別從前的一盞燈
用另一種光，燒著自己炙著自己痛著自己

四、
陰霾天候。消失的影子悄然告知
現已在一灘淺淺淺淺的血流中
發現自己；流失的水一般
流失自己

五、

■ 施漢威

螢火蟲

高懸半空的
霓虹
算得了什麼？
只曉
招徠諂媚
出售自己

逍遙似我
穿梭
荒原曠野
夜夜
迎著節奏的涼風
提起南丁格爾的
燈火
守護著
家家農戶的
甜夢

2006年寄自越南

空洞的心
堆積著雨離去時留下的雜沓腳步聲
酒醉時，他奮起，把覺音完全掃除
果然、沒有回聲

六、
一點光，滑落懸崖
一個影子，攀住樹藤在山澗如月浮沉
最後，以最易於飛翔的姿勢
影子附著光，從內心飛出

朵思簡介

朵思本名周翠卿，1939年生、台灣省嘉義市人。早年為創世紀詩社的一員，現為自由作家，詩作曾譯介成英、日、韓、德等多種文字。著有詩集《側影》、《窗的感覺》、《心痕索驥》、《飛翔咖啡屋》

■ 秀陶

地球儀

那天因為想查查看那個舉世嘲笑的“迷航之旅”到底多飛了多少冤枉路，我便取下我那個置於書架頂上一兩年也不曾用過的，比 NBA 制式籃球略大的地球儀來。唉，一兩年不曾動它自然是有理由的。這一取下這個花花綠綠的大球，一時之間好玩的，不好玩的，歷史、地理、戰爭、饑荒全部逼到眼前來了

上次不知曾查閱過什麼乃至它停在北美洲向上的位置。這一取下自加拿大到北極圈積滿了灰塵，想起讓那些地區的人們白白地過了兩年暗無天日的日子不禁一陣歉然

查閱的結果是兩點之間直線仍然是最短，而兩點之間曲線則也可能有趣也可能荒唐

而後我輕輕地撥轉它，是的，我轉動時一向都是輕輕地誠惶誠恐地。想到唸初中時老師說世上人口總和是二十億剛出頭，而今天的數字是六十五億強。我就是不轉動它，它的人口也要滿得溢出來了。如果我再毛手毛腳快轉起來，那些沒抓住什麼的人不都要飛濺出去麼

一九四八的那個二十億不知到今天尚存幾許，而最少有四十五億人都是最近這五十八年新生出來的吧。據云非洲人的人壽最短，平均不到

四十歲，那末那二十億中的非洲人可能都走了，（還剩下幾個麼？）而日本人的壽最長，平均在八十以上，那末那個二十億中的日本人都還在扶桑三島上散步吧。那些男性，那些老頭子是否還記得曾經戴著尖尖的軍帽，背著三八式的步槍，在中國耀武揚威的日子呢？他們作夢的時候是否還想再來一遍呢？成，當然好，就是敗不也可以無條件再投一次降麼，套一句美國話說：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除了撥動要輕而外，我還得記住左轉或右轉的圈數，如果順轉一圈就得倒轉一圈去平衡，因為每轉一圈世上便多出了廿一、二萬新生的嬰兒，順轉一兩圈任世上憑空多出幾十萬人倒也無所謂，倒轉一圈二十一、二萬的嬰兒就得爬回媽媽肚裡去便太也惡作劇了，我不能那樣作

我的眼光遊移著，自一洲至另一洲，自一國至另一國，想著好久不曾注意了，現在是多少個國了？快要兩百個了吧，而且還有些地方還在流血鬥爭，要獨立，要自由。我打深心佩服他們，並為他們祝福，希望他們早日成功，無論男女都不必身上再綁滿炸藥教自己灰飛煙滅。比起那些壯烈犧牲的烈士們，也有一些政治騙子，也高喊獨立，私下卻只是貪錢，身上綁炸藥麼？笑話自深藍的海洋中看到幾個似黑色斑點的小島，一看名字居然是一度死人如麻的地獄，至今手指觸著它也

■ 余問耕

樹

寄冬夢兄並與尋聲詩友共勉

風雨中有太多的回眸
熟悉與不熟悉的身影
在年輪的遞增裏
臨近飄遠
多少白眼與青睞
曾經抱滿懷深淺的綠
香花秀實的夢醞釀在其中

而好事的風聲聒噪
冷雨陣陣打壓
蛇蟲鼠蟻伺機突襲

好一個秋來時候
敗葉枯枝隨風飄遠

根
絲毫無損
依然挺立笑看風雨
等候
春
來

稿於 2005 年 10 月
重修於 2006 年 1 月 1 日

是灼熱的。再過來又是一個出名的窮國，孩子們總是光著屁股，挺著鼓漲的肚皮。自我上次見到今天也快廿年了，情形也許好些了吧。唉，這個地球，這個四千一百八十分之一比籃球略大的玩意，等那一天我抽點時間把它攪成一比一，那時一定一切都會不一樣。今天，還是把它送回書架頂上去，再一兩年我也不想看它了

April 2006, L. A.

■遠方

梧葉又沁綠

1.

我才一轉身
你就醒了
且容光煥發
可有人卻睡著了
從此不再理會
春天的呼喚

2.

時候一到
怎麼也擋不住
那是從內往外逼迫的
一樹生機勃勃
就像當時
由表及裏凋零的
那種無可奈何

3.

這是唯一的時機
返青復活
偏偏人死了
沒有這個優惠
所以你將一臉的得意
捧給我看

4.

也許真有輪迴
只是轉一圈回來
枝幹似乎還是枝幹
葉卻已不是葉
你更不是你
我自然也不是我了

零六年四月

■趙明

人生九帖

一、外感

起碼
還能從你的愠怒
略知一二
傷了
也不會痛

二、內傷

在我最薄弱的環節
你
竟甩下忠誠的外衣
用心
射出毒箭

三、壞朋友

壞的
也有好處
起碼還有人
笑著聽你哭泣
人生，不太寂寞

四、好朋友

要常提醒自己
蟲
終必蛻變成蝶
別急於交心
相知，因此太累

五、關公

站得那麼高

難道

為了三軍的肚子
便一再俯首遷就
那飯桶

六、張飛

一心扮演
黑
臉
沒功夫想清，努力
再多也是枉然

七、孔明

玄機洞盡
又何故力抗天意
或是
著書人
為自己解嘲？

八、狗

靈敏的聽力
讓你
迎在開門之前
得賞
一根啃過的骨頭

九、貓

就是不願受縛
那些煩冗的禮節
因此被冠上
輕視主人的高帽
卻無傷大雅

2006-5-3 寄自越南

■夏野

冬天的詩

是寒？是暖？貯存心中

是白？是黑？意在目下

——自題

冬 日

血色的黃昏
冷語冰人
愛的心靈被凍僵
一目了然假的笑
冽冽凋零
廟堂鬼影幢幢
旦夕朝拜
黑暗的手偏偏來贊助

紅 葉

寒冬
至高無上的殘醜
黃縷枯瘦
脫落，掃蕩，翻滾
舞蹈恐怖的脚步聲
久久迴響
邊緣紅

山 路

劇目
一再更迭

不堪入目的歲月
死在開開閉閉的幕間

頂峰無羈絆的狂言
霜露收拾不淨

孤 鴉

一地雪白何處飛？
無休止

■馬帝爾

噙嘛呢叭咪吽
我有獵槍呀
卻不願射下飛鳥
只是抓一把鳥聲
送給你們

噙嘛呢叭咪吽
我有鐮刀呀
卻不願割下鮮花
只是握一把花香
獻給你們

噙嘛呢叭咪吽
我的鳥聲沒人要
我的花香沒人要
你們罵我是神經病
將我扭進了瘋人院

2006年寄自福建

你們將我扭進了瘋人院

啞啞的音符
美麗反叛的詛咒
在白浪閃光中飄來蕩去
玫瑰花印在額首
放她一馬何求？

山 風

一路路上咆哮
一路路上山梁荒坡
因為它，餘悸一道道
匆匆爬越山谷口
因為它，心中的火已消
赤橙黃綠青藍紫一個色調
因為它，山野的寧靜已破
石頭情默默迎送

2005年12月於新澤西

■李斐

夜之無眠

回到家裡，按亮電話留言機
“……李斐嗎？好久好久不見
你好嗎？想找你長談
你不在家，想跟你喝酒
……什麼時候……”
線路傳來沙啞的雜音
我猜想在室內用的手機
也可能在地下鐵放話
更可能在汽車內
希望不是一面在駕駛
晚上改變“高枕無憂”的習慣
我加厚了一個枕頭
頸椎骨與胸骨一號暫失平衡
苦苦思索是那位朋友來電
是否舊日餐館同事
還是昔日打球隊友
會不會是武館戰友
曲指數遍攪藝術的老朋
莫非是瑜珈學院的同參
其實有一個很好的笨辦法
打電話逐問久無聯絡諸朋遠友
一聲尖銳貓叫刺穿夜空
透過窗紗月亮觸及諷刺的冷光
突然想起那個寫後現代詩
強調切斷邏輯性思維的詩人
解構了文理基本組織
我長叫一聲附和叫春的雄貓
整個晚上是留言和詩的無眠

2006年4月18日紐約

註：成語“高枕無憂”，心理上另有不是字面的解釋，生理上長久高枕而睡，有傷健康。瑜珈的觀點看疾病的原因；由於不正確姿勢造成。

■ 塞遙

無題 四首

1
頑皮的孩子替一排浮雕
畫上幾根鬚鬚
永遠年青的英雄開始成長

2
春風又笑了：
石像光禿的頭頂
青苔又慘綠了

3
掛鐘裏的電池
不小心跌落
我揮筆疾走

4
日光跟著我移到麥田
有人踏起腳跟
眺望平地

2005年1月於紐約

雲的傳說

……所以，我選擇了流浪
江湖到處才有了俠客的傳說

柔情千里其實
並不僅僅是因為寂寞

我也曾哭泣過的

在白狐騙走佩劍的山中
在月牙兒垂淚的荒原上

或恍然想起一些什麼
的時候

酒旗招手的野店啊
便是我的歸宿

2005年7月與新澤西州

■ 明迪

月亮在荒野裏 收集太陽的夢

城市裏故事太多
擠得滿街都是
連拐角都透不過氣來
電線杆像老太婆一樣
嘮叨著電線上那些鶯歌燕舞
鳥兒像小媳婦一樣埋怨著
每一朵飛過的烏雲
太陽遠距離旁觀了一整天
累了
慢慢收回嫵媚的笑臉
倦了
悄悄撒下最後一道餘輝
然後躲進荒野
做一個寧靜的夢

褪色系列

1
無論如何都會褪去的
電腦光盤的記憶
你坐在電腦前的姿式
還有那一縷青煙

無論如何都要褪去的
春天的一片綠色
黃昏時窗外的口哨聲
還有河邊的鞋印

2
當天邊的晚霞褪色時
當遍地的楓葉褪色時
當船頭的風帆褪色時
當歲末的幻想褪色時

我仍然守在海裏
等待日出

3
我在同一個地點

攜帶便當上班
一上午耗盡心神
纏身的活忙個沒完

捧著不太牢靠的飯碗
中午擠在一張桌子
圍繞重複的話題
和老中磨牙
炮製報紙的新聞
房地產切身的走向

便當裡昨晚的剩菜
嚼的嘖嘖嘖有味
世界的局勢可有可無
腔調天天隨人而異
牙縫滲透出來
公司股票落魄的閒言

擦了擦油嘴
一肚子多餘的口水
消化著下午失魂的陽光
和庸碌的生命
還有中文攪拌著英文
翻譯的誤會謠傳

頭髮漸漸變白的時候
月亮升起來了
下班的時間

同一個時間
等候日落和日出
朝霞在夢中總是那麼柔和
那麼溫暖
使中斷的夢又繼續下去
直到夕陽的餘輝
褪去最後一抹微笑

秋天還沒到來時
我的夢已褪得五顏六色了
我洗了無數遍
洗去了所有的雜色
終於在湖邊
找到了一片醒來的秋葉

2005.11 加州

■ 呂建春

在加州矽谷上班

20世紀70年代出生，閩西客家人。

■張尹

原名張玉成，1982年6月生於湖北黃岡。就讀於某汽車工業大學，主編《錫絲》詩刊。

父親

那個播種的人還在播種
他已經整整忙了一天
那些播過種的土地
已成了一塊小平原

但他還在播種

他一手拿著盛放種子的工具
另一隻手，把其中的幾隻手指彎曲
拿起幾粒種子，然後
把種子向地裏的某個地方撒去
種子發出了輕微的與土地的碰撞聲

就這樣
那個播種的人一直忙到天黑

許多個這樣的季節
我作為一個旁觀者，站在地邊
望著他重複著播種的動作
當天黑了，我便叫一聲父親
然後，和他一起收拾農具
在剛降下的夜色中回家

雜碎（五）

一

聽說昨晚八點
十二級颱風正吹過你那裏
你站在窗前朝外望
藍色的海洋，此時波濤洶湧

你想經歷一場性事
你說想達到內心與外部的統一
你說颱風吹過
做一切都不合時宜

二

遠方的槍聲在突然間響起
你看到所有的生者四散而逃
南湖裏的荷花，次第開放
彷彿前世的約定
來到今生，追趕著一場盛會

■鐵心

原名孫毅。70後詩人。主編
《新藝術》。

城市玫瑰

適合半裸，這顫動的群居生活
槍支與彈藥已被沒收
蠟燭熄滅的時間讓玫瑰們點得絢麗
吸塵器吞吐著哀傷的氣息
果皮 果皮慢慢衰老，你的舌頭
伸到黑暗處
樓頂上沒有鳥，長了些刺

棉花糖

你害怕陰天
就是下不下雨來的
那種陰天
那樣你睜不開眼睛也睡不著
還渾身疼痛
我從來沒有吃過棉花糖
在街邊，它們在努力的抽絲
我以為只有女孩才吃它
就像我以為只有女孩才害怕陰天

巴倫

——觀伊朗電影《巴倫》有感

我曾是一個莽撞的小子……

——題記

把我裹緊，把性別裹緊，把我的美麗裹緊
把阿富汗裹緊，把苦難和眼淚裹緊
把詛咒裹緊，把該死的戰爭和一個時代裹緊

巴倫，八歲的巴倫，以八歲的嫩肩
扛起父親的斷腿，扛起一家五口的嘴和胃
巴倫，屋頂的鴿子遠離戰爭和苦難
正在優閑地吃著你喂的食物
而巴倫，你卻像驚恐的野兔一樣，被
強暴的獵人追趕

你從沒說過一句話（在這樣的年代，
說話又有什麼用呢）
洪水過早地沖來石頭。一個摔跤
被水沖走的你的鞋子，比石頭還重，
比洪水還快
你掩蔽的歌聲，只被一雙眼睛聽到
從此，那眼睛就像苦難一樣追隨著
你，巴倫

遙遠的家鄉，像你一樣，遙不可及
像你雜亂的物架上擺放的綠色植物一
樣，遙不可及
在這裏，唯一真實的是那些咋咋乎乎
的善良，以及
破牆般推了又砌，砌了又推的無奈

子彈和硝煙過後，大地只剩風暴和雪
而被戰爭玩弄和踐踏的，是被震落又
隨風遊蕩的
樹葉：你們這些難民。巴倫，微弱的
火爐已經點燃
把你的寒冷和饑餓交給我吧

我會把它們和木炭一起燒掉！

而我看到了你的平靜得足以讓世界
慌亂的眼神

你美麗的眼睛就像真主一樣：
飄渺，無助，堅韌，隱忍……

你一定感覺到了我的眼睛，我的無處不在的眼睛，以及手
一場大雨給大地鋪上了泥濘，可恨的卡車準時到達
我和你一起，把撒落的東西一個個撿起卡車的發動機在催促你上路——你要回家了
你只不動聲色地看了我兩秒鐘，就把頭罩拉上了
卡車遠去了，巴倫遠去了
一個很深的腳印慢慢被雨水填滿
那是你的腳印，巴倫，我的空落的心

■呂宗林

湖南衡陽人。

冬窗之內一隻未脫塵緣的蝶

冬天的脾氣只有雪知道
窗戶上透迤一條小路
之字型地扭動，蛇的狡猾
內心世界有多少謎可以解開
一步一個腳印，在對與錯之間
隻身潛入大山，佛的虔誠
未必完全由善來稀釋
脫韁之馬皆一種束縛的解放
塵世的秘密難道都要一一道明
緣的珠子一粒一粒由偶然串起
的作為靶子，唯有心的感動瞄準
蝶啊，盲目之舞，使人間之舞變得暗淡

■林西

8月4日凌晨

飛機 飛上天空

扭轉尾鰭

雨滴
在窗外噓著瓜子

我 不能把童年和夢徹底分開
只能把枕頭抱得更緊

8月4日凌晨 夜黑風高
空氣富含水分
不適宜飛翔

■樂思蜀

原名徐永健，浙江省松陽縣人，生於1969年1月。

著 迷

透過別墅外牆的柵欄
我看見一個女人
正坐在門前的庭院裏擦鞋
她年輕，文靜，戴著一副黑邊眼鏡
她擦得很認真
不知道有人在看她
那雙鞋是男式的
棕色，尖頭
好像是我的

葉子是不會輕易落下的

一天天地轉涼
已是深秋
但該落的還沒落下

那些在高處的葉子
不知還在等什麼
它們會不會一直就這樣呆著
不落下來

■林落木

本名林立新，1970年出生。

我凝望著華北大平原

我凝望著華北大平原
我用一整天的時間玄想
我為何依舊像一粒南方的雨珠
如此輕易地消失在

蒼茫的華北大平原
岸沿被整葺修直的永定河
眼睛緊盯我的陵闕和樓閣
一些時針加速轉動的地方

難道，我們要學會凝結
更要學會接受消失
我酸痛的腰肩未老先衰
在密不透風的生活裏無法靈活翻抬

生活是水泥凝澆的大平原
是幽冷的地下寢宮和骸骨
是哺育後代的愛和肥料
是我們時常感到迷惘的目光

■林混

寧夏固原市日人。

背 後

草灘上 一隻羊在吃草
我輕輕地走了過去
我剝掉了它的皮
穿在自己身上竊竊地笑了

我在睡夢中

我在一棟樓裏
五層或者六層
看你在下面
唱歌
跳舞
我想下去

總也找不到出口
我這會知道了
什麼叫團團轉
什麼叫心急如焚

我不能像你一樣
把更多的歡樂
表達出來

■董明明

遠方有他的情人

遠方有他的情人
一個詩人這樣對我說
遠在澳大利亞的海灘
雲之上

美麗而善良，是那莫名的遠方

詩人說了很多如果
還有看不見的淚水。突然
我看見硬幣的背面，一首詩
正從詩人的口中說出

寫到雪

我會像撫著傷口一樣去觸摸那些高地
山上的雪，巨大而飽滿
它們是秋天的女兒
是深山的新娘
當我帶著嘴唇的溫度靠近
它們又是一群一群狐
轉瞬即逝

■風樣男子

1980年11月生。

生活的層面

就像你所說的那些事情
生活是有層面的

四月的季節亮起紅燈
草莓也成熟了

將我吸納的是一隻漏斗
它存在於身體的底部
直到眼睛爬滿了月光
生活還是一聲不響

幸福在悶熱的空間裏
降臨，分不清楚地老
以及天荒的距離
一抬頭，故鄉就在眼前

■池沫樹

1980年生於江西宜豐。

緩 慢

緩慢，繼續緩慢
愛，繼續相愛
抒情的曲子，仿若一根針
斷在肉裏。我的姑娘生長在北方
她為一片南方的銀杏葉心存感激
她的笑驚動了湖面的魚
紛紛長上翅膀，飛上高空
天空的碎玻璃溶化成水

生活似水。秋天，我的姑娘
坐在一棵伐倒的白樺樹上
整個白樺林染上了她身體
的腐敗氣息。陽光緩慢

緩慢，眼神緩慢
愛，緩慢

■李祥林

甘肅人。

奔跑的少女

如果風和風之間
是一個少女芬芳的奔跑
如果長髮和鼻息之間

有一顆喘著青春氣息的雙唇

這個早晨完全可以忽略
跑動也可以忽略
但這樣一個身影：在清晨
陽光停泊在她迷人的胴體上
每一根閃亮的汗毛
還有跳躍著的胸口
都不能忽略

如果風從你的詩行走過
追風的女兒
一枚別在夢裏的頭針
跑動的情態有著針尖的疼痛

■黃石頭

畢業於武漢大學，鷓絲同人。

五 月

日光燈管下那是會飛蟲子
只會爬了，蜘蛛網織完了一圈
蓋好房子，我也開始老了
無法抑制鬍鬚的瘋長

比我傷感的是一位少女
在五月，我在這個世上漸漸腐爛

災 難

愛情摸著門檻進來
漸漸胖起來的蜘蛛
在網中央沉睡

■冷若梅

原名王孟丹，82年生於浙江溫州。
《審視》年刊編委，《鷓絲》詩刊主
編。

病 中

一場病的陰影柔美
使黑成為可能
那些在鏡子中揮霍掉的光陰

被眼淚擊中重心
你細細的歎息被我握在手心
行同虛設。我取走針
將針尖留在喉間
隨便的一聲咳嗽都可能將一句話劃傷

黑暗

黑暗在體內滋長多年
它可以在一個瞬間長出狼牙
悄悄繞到你的背後
咬你的脖頸
但你並不感到疼痛
這是一種上好的麻藥

這使我想到了雪白的肉體
蜜一樣的吻。數著人民幣的手
那些摸過商場，摸過肌膚
摸過宿命的手
就這樣輕輕地
輕輕地搭在你的肩上

■瘦西鴻

真正的痛

一個人經常疼痛 但他總也搞不清楚
那些痛從哪裡來

一個人在手術前被反復地濯洗
像出席一場盛大的儀式
他必須通過安檢和政審
他必須從內心和品德上 還原純粹和高尚

一個被洗得乾乾淨淨的人 真像一個好人
疲軟的身體 微微泛白
眼中透出冰涼而空洞的光
躺在手術臺上 他像被塵世再度
孕育的生命
等待再生

而在真正的鐵刀鋼針進入他的身體前
他還必須履行另一個儀式
必須要讓一支麻醉劑先行進入身體裏
把靈魂拿開 只留下麻木的身體
這樣 所發生的流血和痛苦
才既不是身體的 也不是靈魂的

當他再度醒來 靈魂又回到身體裏
他才恢復了痛感 也才第一次明白
原來所有的痛 需要身體和靈魂
共同承擔

■連占斗

1964年10月生，福建省大田縣人。87年畢業於福建師範大學。著有詩集《太陽的語言》、《田野的鑰匙》。

冬至已過

冬至已過
山頭像一隻眼睛不肯睡去
我還記得一隻禿鷹兇惡的樣子
像火一樣燃燒的眼睛
把一切凋零的景象
全部掀翻出來
正如廢墟上的拯救者
把有用和無用的物質
都拷入記憶之中

掃墳的人越來越多
冬至的山頭被一股股激情沖洗
只剩下一塊塊石頭不肯移動
或許將有後來者
坐在它們的身上
一直要把墳塚捂熱

陽光無力地鼓勵著
我已獨自守護
母親啊，冬至已過
照進你的窗戶的夕陽
這是你兒子的目光
它會一直與你交談
今年沒空回家掃墓，以此紀念母親。

■渭波

1965年出生贛東北山。

秋天：下面的水

在秋天
我看到了什麼

一截殘葦舉起一輪夕陽
一群舌頭伸展了

回家的少年沿著舌尖的方向蕩去
將美麗的水花一一收走

我還看到了什麼
在秋天

一群紅了的舌頭
一條紅了的江

倒伏的草灘吻合了那個少年
那段水與水的距離

而我卻不能軟在一再紅了的
這個秋天的水下面

■高峰

65年生，現居楚地壽州。

蟬 蛻

蟬把自己逼成聾子
又在歌哭中將自己掏空

這個夏日的小包裝
裏面盛有花露水一瓶
痱子粉兩盒，滅蚊片三袋

裏面還盛著滿頭大汗
一小片陰涼
盛著西瓜的紅瓢
痱子打驚時嬰孩的哭鬧

牆跟吐潮氣，石臼上苔癬

螞蟻的眼裏驚現今年的水災
天氣一轉涼
少年的咽喉又要發炎

■邵小平

生於 1961 年。

酒 香

一棵樹上的果子
被遺忘
果子由紅變黑
黑而腐
腐而爛

腐爛的果子釀出酒香
瀰漫整座林子
飄出了果園
醺著遊人

在另一些地方
我們也聞到了酒香
那是花朵的酒香麼
那是鳥鳴的酒香麼
那是詩篇的酒香麼
那是英雄的酒香麼
那是美女笑窩中的酒香麼

生活的酒香
時時飄出街巷
飄出喜慶
飄出馬到成功
希望它與腐爛
無任何瓜葛

■馬小強

1982年8月7日生，陝西延安人。2003年獲“第20屆全國大學生櫻花詩賽”一等獎。

一枝煙：一段時間

在下午，點上一枝煙

靜坐窗前。然後想像一些很遙遠而又很近的事
任心靈之舟在想像的水域裏乘風破浪。或者隨波逐流
想像一位唐朝詩人正在垂釣
比如說王維，或者剛剛酒足飯飽的李白，或者白居易
看他們穿好誘餌，放下魚杆
然後微風吹拂著身旁的詩卷
一頁又一頁，從頭到尾
想像一位宋代的詞人正在後花園裏歇息
比如說蘇東坡，或者李清照
黃葉漫天或者滿地
落在他們的枕邊，成了他們的書籤
想像自己正走在長安的四方街上
看著高麗人或者波斯人
突然出現或者消失
想像自己的一枝煙滅了
又點上了另一枝
這時候
夾在食指和中指之間的不是一枝煙
而是一段時間

■王志國

藏族。1977年11月出生於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縣。

風中的燈盞

夜幕降臨之後
一股不知去向的風
擦亮了一盞燈的心
而風中的光明 一直在搖動
好似十根肋骨捧著的被懸空的心
在等待大風把黑夜的頭髮吹白

雨

瘋狂的雷電聯手把一朵雲撕成了碎沫
一個手握黑色破傘的行人
被雨霧籠罩在荒野上
他的出現 改變了一路雨水的路線
像是一根針 縫合了天地間瞬間的孤獨

■小月

嚇 鳥

小月到鄉下玩耍，一片成熟的稻子
掛著金子
一個拿獵槍的人走來走去
看到一群鳥撲向稻田，就放一槍
啊啊，詩人就掉了兩片羽毛
小月發現那一群鳥兒中有一隻頗像自己
鬼頭鬼腦與獵槍周旋
突然帶頭俯衝，率領一片黑雲
墜落就是神話下凡
墜落，陽光才有重量

小月看到嚇鳥有趣
求那個農大哥給她放一槍玩玩
砰地一聲，小月魂飛魄散，媽呀好響
一隻鳥兒從空中掉下來，農大哥誇她
槍法不錯
小月很是難過，埋怨自己沒長眼睛

■曉波

雨 霧

他熟稔地剝開香橙，那麼多的小傢伙
發一聲喊
鮮的橙，它在火車開赴的途中
一個人不發一言，他穿行在眾多的夥伴之間
偶而被那甜噎住。“這很糟糕，生活中的苦味多了，必須對這意外的甜保持警惕”

荷塘月色

沒有人看見這裏的靜，沒有人看見我
，穿荷葉，模仿風中的女人
微微地彎曲。我是荷花的男人，她的
瘦個子男人，這很重要

途經白沙洲大橋

雪，落下來，像好看的形容詞，
人們在說“看啊，鵝毛大雪”
這讓我想起妹妹，白沙，她在貴州，也望得見這裏的雪麼
這樣想，我就伸出縮在衣領裏的腦袋，看了一眼車窗外的白沙洲大橋

■丁貧小朱

武漢理工大學文法學院 03 級
廣告專業學生。

樹

站著時候
覺得像樹
甚至於擔心站久了會生根

躺著的時候
也覺得像樹
生怕躺久了會腐朽

今天我嘗試了多種姿勢去思念
橫或豎
結果比石頭堅硬

武漢 比想像中的江城更濕潤
站久了會感冒

在這裏站了一年多 躺了一年多
南方的特產被貼上“武漢造”的標籤

或生根 或凋敗
想哭泣已找不到聲音了

站久了真的會累
會麻木
嗯，還會思念

● 鷓絲專號

■葉盛生

掌紋

打開掌相書
我替自己算命

我的生命線是斷裂的
我的感情線是破碎凌亂的
我的事業線是一片模糊的

我的心是冰涼的

萬幸在最後關頭
我發覺這本掌相書
是盜版的

讀後感

昨夜有風

我入夢後
看了一本書
一本子虛烏有的書

醒後我只記得
我寫下的一句
激動的讀後感

——好一本
滅絕人性的
偉大手筆

我的傳世思想

人類應該向動物學習
動物應該向植物學習
植物應該向大地學習
大地應該向天空學習
天空是從不言語的永恆導師

■藍亭

5號路上

去洛杉磯的路上，下著雨
我在下面鼓勵你的錫安大道
人們喜歡瘋狂，欺騙，與混沌本身
堵車在長長的高速路的遲鈍中，
我企圖搜索一些話語，與自己爭吵
窗外每一輛車裏面的臉都是緩慢和陰沉
他們前去，逃離，回家，還是鬆弛
於事件無法發生的僵持之間，
這是一條死硬或僵死多年的河，
上面乾燥的漂著你我這些失語的閑魚
時間靜止著，緊含嘴唇竊喜
耗盡一生的我們已一路行駛了這麼遠，
誰會肯掉頭，看著斜陽從玻璃滲入
車的瞳孔，刺痛早已失明的神聖使命
他低頭看看自己糾纏的葡萄藤枝
想著至少，現在統統都可以歸為無奈，
歸於未知，幹淨的天空算是忘了雨，
忘了，生者不會懂得死者的榮耀，
死者也只能沉默一切

走光

女人啊
你們怎麼了

女學生少婦女秘書模特兒辣妹
都曾在我面前
不經意地走光
並非跑光
是春光乍洩

走光的女人啊
為何你們總要在
一個正人君子面前
樂此不疲地
乍洩春光

討厭！

2006年寄自香港

■秦松

〈大地行〉

輯二

武漢三鎮遊思

武漢三鎮繼之佈陣
漢口漢陽升起武昌起義
吾來也稍曉水路陸路通行
滿清中華租界亡命少年
長江一如黃河風前浪後南北咆哮
江岸懸崖輪渡大橋門開左右
人來人往漢家兒女魚水歡樂
田疇江濤無暇散步垂釣
江湖風起涉水渡江將帥兵卒
不同的風景相同的人文

武漢三鎮我在漢口君在漢陽
彼在武昌看起義滾滾而去
看看風景的她逝水年華
看江岸岩邊的人與花鳥雲樹
江頭江尾的念戀流沙長流
如風起雲湧的歷史風流
漢水長江楚河漢界棋子棋盤無爭
弱水洪水渦漩而起的魚群
手足回暖漢口漢陽共飲武漢水
飛紅飛白同樣的風景人文
秦皇漢武往而復返武后不在武漢
長安咸陽漢宮冷月古道流沙
深宮後宮阿房宮一場無名大火
三月不消麗人芳魂詠嘆唐詩中
五陵少年兵車麗人行武陵文陵？
奔馬飛燕青銅劍鑄士陣軍魂
秦風漢骨出土出海殊途同歸乎

魚水歡聚笑談楚漢之爭
一杯三合一的咖啡看不出
武漢分裂的風景是非左右
楚辭漢賦先秦史詩中華

江上食魚江底魚食屈原
秦皇武后江東不歸的自處楚霸
虞姬不是武后坐鎮以長安可尊
力拔山兮劍舞死亡之笑奈何
沒有槍桿子何能當政？

談文論武詩人多事如我者
訪武漢三鎮遊思匆匆且繁亂
話詩話史話政有何不可？
人文風景同或不同一如茶與咖啡
中華世紀之行無始無終
吾來也未為晚也 只是日短流長
無奈不能久候久待 祈亮

2006年2月1日在直射市

山東行三首

青島之海

啤酒之鄉我的少年老友
的老家青島之海
海水沐場洋味海草味
硝煙與血鹽味不散
尤如我之頑固如礁石
軍艦潛艦上下
石塑銅雕群像林立
人文詩畫海風文風畫風
藍天白雲風帆過往齊聚
青島非大學城學子如潮浪
伸出過“罪惡的黑手”
夭亡過美麗的“鄉愁”
漢園還鄉合集而散
長安重慶延安桂林
從文從武風景自風景
“野百合”味出不文之野

海潮人潮抗日詩潮
山水血肉之美人文土地之戀
青島之海遊人海鳥沙岩足印
陽光下的身體語言
如海之釋放風浪稍高

回到井市的酒鄉之香
不遇少年老友共飲
妻說彼已遠航他海
噴一口煙聽妻話海之青島
海內外很近的親吻

2006年2月5日在紐約

註：“野百合”王實味事件，在抗日戰爭中，無論紅藍黑白左右，都不應該殺一個手無“槍桿子”的作家。

登泰山

橫來豎往拾級而上
登泰山不是為了要
小看天下 為了看一看
秦皇避雨松下之五大夫
松 兩千年餘後如見自我或
如故我新我初會？重逢？

南天門上下行雲去來
日昇東嶽 天朗不雨徐風
松下小坐不是避雨未作多留
匆匆下山如我登山以
非洋非土之雙足
東上西下而一圓東西
半球之圓兩地之夢

聳立大洋西岸一如聳立東嶽
泰山之松之濤之我
天下自古即小四海為家
漂泊遨遊散居乃
秦之始皇後裔乎？

山東乃我母親的故鄉
家家泉流戶戶柳楊
路過濟南曲阜夫子之道
不見母親趙家親族
(見之也不識也)

東嶽之東之西之中
可見渤海威海衛海

如龍之鄉如海之土
似乎又長高了許多

2006年2月7日在紐約

煙思過煙台

山東是吾母之鄉
煙台是否吾之鄉
吾之如此視煙如命
尤勝於詩酒之醺
煙台煙草無爭之樂
無親無故以煙而親
而有如海之思 海總是如
煙在海外漂遊從我之手上
升起 令海天天空而不空
妻說海闊天空即是我

海闊天空之思遂想起
飄落紐約的煙台之煙好“舊雨”
煙雨海上看“避上果山”
叫及時雨者宋江行者武松等等
捕快文書景陽崗上打老虎
山下辦案 彼之津津樂道如家事
除奸肅貪除暴安良之義 然則
所謂綠林好漢江湖行俠之士
與三國官府將相拚鬥天下兩回事
官是民非似是而非 彼說
關雲長與張飛不是黑旋風與
浪裡白條 劉備也不是宋江

酒樓市井也不是杏花村
老虎在山上牛不懂山歌牧笛
歌在煙上如海浪水天一色
吾即海即煙 歌與火的煙者
風與海的歌者 妻無抗議且
為我收存萬寶路的紅百樂門的藍
此外猶如女性的薄荷綠蠟蟲酒香
亦為我所好 由於吾華之
煙酒不分的好客多禮之道
茶道之苦我愛非能助以對
妻與茶都可理解

■ 哲明

憂傷素描

1

青春吃掉後
他成為一塊化石般的蚶殼，回到海邊
重新生長

一片烏雲，遮擋光線
整條海岸線的神經敏感了起來
投下一塊石頭
海浪翻打。上岸

他伸出手，只捉住一身潮濕的憂傷

2

躺在麥田裡，日曬
每一條神經
去年夏天的風，吹動記憶的旗幟

憂傷過於飽滿，麥穗低頭
隨風搖動
一波一波的麥浪，沖退他身上所有色彩

麥田裡
他成為幾筆簡單的素描

2006年寄自台北

煙過煙台欲返台過節
妻說回台北過春節已晚
春過不知有無燕趙航線飛
齊魯東嶽上空 南天門已南過
北回歸線向不向北回？
東嶽之西煙台東南的台北山海
我在回航的赤道上不是看風景
看太陽之逆轉看手上無煙的煙
機上如坐牢（妻未能同行）之災
安全在安全帶上無煙之害之福？
何如機艙外之雲煙來去自如
無須多餘的工具為行李人安檢（？）
唯有不落地的煙者如我之無奈

2006年2月11日在紐約

■ 桑克

舊地

隔世的鏡子。
隔世的鏡子中的月色。
月色的庭院與空心草。
草莖中的道路。
鮮豔的露滴。
我的今生今世。
水的灰燼的秘密。
雄偉的墓園。

芍藥

在湮沒，在花蕊。
縫隙的懷抱裏打鼓
耳朵關閉，腹內的話語
安排一日的順序

需要更多的粉末，花毯金黃
把我引向睡眠
那小小而溫柔的肢體
在沉寂中爆炸——芍藥

那些倖存的芍藥，並非唯一
許多面貌相似的
手裏一把明亮的刀子
輕輕打開

已經無形了，灰燼
仍在燃燒，毀滅
灰燼裏的紅字：
集中營——夢想的樂園

2006年寄自哈爾濱

■ 嚴力

請各自加緊！

只要是真正的虔誠
必然會落實到友善之中
寬宏大量的空間裏
不存在東西方的界限
說起每個國家特殊的地理資源
不可能多於人類體內挖掘不盡的愛心
愛心的核子反應就在平和的互動之中
請地球上最高級的精靈們
加緊開發這一政治環保的終極專案
加緊邁出良性迴圈的綠色步伐

所以啊
不管是第幾世界
請各自加緊

2005. 11. 9 寫於德黑蘭

無奈的讚歌

從原始人開始
腸鳴和顫抖就是經常感受到的命運
生命的敵人名叫饑餓與寒冷

當塑膠替代竹子的世紀到來
雖然傷害了一些大地原始的感情
但人類必須依賴自己的發明
儘管當今人們的一身假貨
只能在都市裏面招搖
但科技生活的模式已經全球成型
儘管電器產品的浪漫缺少鳥叫與蛙鳴
但音樂光碟可以 24 小時旋轉不停
雖然時代沿著樓房的幾何圖形塑造生命
但自然景色依然是還原內心的崇高象徵
這一切並不值得大驚小怪
這一切走來時都歷經千辛

2005. 10

■ 杰地

初 冬

十二月的冷天，冷雨下著
居然還有松鼠三五個
在精瘦的樹幹上賽跑

冬的形跡，被無邊的冷雲覆蓋著
只有溫度，冷酷地
走向四肢，堅持著
冬的本質

幾個禿禿的枝頭，分明就是
有關冬的命運的
秘密暗號
讀懂了的人，就不必
再向小松鼠請教

2005. 12. 3

偽物質

極端的精神總是神經的
但生活追求融洽
所以物質的真偽是實在的課題
科學也就剛剛把納米搞定
沒有物質的貧乏、富足和細膩
就沒有寂寞、繁榮和想像
也就享受不了
瘋狂張揚意志的神經領域

腳下全是物質的臺階
每一次踏空的地方
肯定擺放過哲理與統治學的書籍
這些偽物質
來自研討森林規則的狼群
這些偽物質
絕對是讓百姓們身體下落的陷阱
這些偽物質
就像政府是人民的贗品

2005. 11

■ 伊沙

一意孤行

我一個人
在天空之下
在大地之上行走
四下無人
前後左右
可真是連個人影
也看不見

——如果這只是
精神深處的那一幕
時常浮現的幻像
壓根兒就沒有
被寫出的必要
在精神中自憐
人何以堪

——好在這一切
全是真實的
我在週一下午
上完頭兩節課後
強迫自己
要在大學新城的地面上
步行 5 公里
才坐上一路返城的公車
那是在比遠郊更遠的地方

於是便出現了
本詩開頭所述的
那幕情景
仔細想想
它在我的生命之中
竟是初次發生
透著新鮮
一個獨行者在此經歷了
真正的獨行

2006 年寄自西安

■李雲楓

如果黃昏提前降臨

如果黃昏提前降臨
陽光使我轉過頭去
如果我已經老了，一個人將皺紋刻進鏡子
在早晨我說愛你
傍晚就只剩下了一句問候
當我突然轉過身
你就站在背後，像一個孩子

如果我還可以離開
像我依然年輕
而天空遠得使我畏懼
一些紙幣總在不經意間使我們改變方向
如同一些陳舊的誓言
使我們在厚厚的灰塵中尋找陽光
如果我還可以離開
可以忘記你，像忘記早晨
而兩枚硬幣在口袋中響得使人悲傷

如果我老了，像一首樂曲不再流行
如果你眼睛中的光亮逐漸消失
衣服寬大得可以罩住整個下午
我沒有什麼能夠給予你，像很多老人
整個一生只是為了一些記憶
而我老了，像鳥墜入樹林

如果有些樹還可以長高
與我們年輕時一樣
我會用所有時間說愛你
像遺失的那些一樣多
我們可以一起去看海
可以把手伸入水中使它變藍
可以過得更加快樂，和那些魚一樣
而我已經老了
只能在一個黃昏帶你穿越一座城市
如果一座城市可以使我們不停地穿越

■海城

臺燈下的抒寫

一把光的鐵鍬
挖掘小小的深淵
滑下去！在水的底部呼吸
呼吸，像懷孕的女人
撫摸，幻想，一把利斧
砍去白晝的焦慮和緊張的枝葉

目光停在夜的舞蹈上
存在之窗：遠方的暴風雨扣在碗裏
我的敘語，白紙上的疼痛感
不可靠，像經不住時間的愛情
在枝頭搖搖欲墜

當花和月光，湧進小深淵
我保留花粉
和口袋裏的藥

2006年寄自北京

可以使我們陷入人群如同遠離人群
像我們口袋中的身份證一樣，只是
證明我們的存在
像我給予你的，那些不真實的歲月
如果我站在你背後說出所有秘密
我只希望你仍然說愛我

如果黃昏提前降臨
我看著一隻鳥在樹枝背後消失
看著一束陽光在面前褪盡色彩
當我突然轉過身
你就站在背後，像一首樂曲驕然響起
而我老了，對你所說的只是愛你

2006年寄自北京

■徐江

兩岸的晚餐

從第 N 條肋骨
到第 N+2 條肋骨
（原諒我記不住那數字）
碳烤的牛排
當然比普通的“丁骨牛排”
或“馬德里牛排”
要好吃多了

極品的“藍山”
顯然也比
普通的哥倫比亞咖啡
稍好
（可惜我不太會品）
實際如此搭配
我還是有點懷疑

以臺灣首富命名的西式晚餐
距離吃的正宗西餐
還是有點差異的
不過好在這是天津的
仲夏之夜
一條龐大的快速路
正在這餐廳外
像道彩虹
蠻橫地建成

絕句

晨起讀李白
準確說
是宇文所安
凝視中的李白
發現兩處錯誤

出門吃早點
麻雀飛起
準確說
兩隻同時離地
一高一低

■胡少卿

1978年生於湖北，1996年進入北大中文系讀書，在校期間曾創辦“我們”文學社。現為北大中文系在讀博士生。

無題

“爹哎——”
孩子在黑暗中呼喚父親
她的弟弟在後面跟著，一個小小的黑影
“噯——”
我站在門口，頑皮地應答
他們過來，辨認我
又走開了
我忽然怔住了
有多少年，我沒有走過村莊的黑暗
呼喊一個強有力的人

清晨的哀歌

火車在奔馳
心怦怦亂跳
人在衰老

生殖器在炎暑中聳拉著
冷水澆上火熱的身體
關節隱隱作痛

桃子熟得流水
一個一個打下來
分給圍觀的人

清晨醒了
枕頭濕濕的
裸體優美

而生活一蹶不振

■劉麗朵

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出版有小說集《鎮與大城》。

寫給上帝的信

上帝，我感受到
你離開我時的樣子
你還拿著你的權杖
你的威嚴在我這裏是無用的
因為我想做你的孩子
你的手裏應該有拿給我的水果
你的肩膀應該是破舊的
因為你想得到我的辛酸
你想要我安慰你
你想要這樣一個裸孩子
這孩子的一無所有
你想要它任性地爬到你頭上
撕破你明天穿去見撒旦的衣裳
上帝我看見你拿著沉重的權杖
這權杖應該丟在曠野中
然後你赤裸著來見我
你當在森林中尋找我
這森林中除了我沒有別的什麼
沒有一棵樹，一根草
沒有一朵花，一條小溪
上帝請把我交回到你身體裏
不讓你的權杖落在我身上

■沙梨

原名姚樹軍，山東人，北大中文系碩士，現供職於北京某出版社。

春天

春天四處焚燒
大火之中
花朵在舞蹈
每一朵都在空中傾心舞蹈

天堂上的舞蹈
伸出渴望的小手

當天堂上的大火燒盡
十六歲的翅膀
燒斷抒情的弦索
風箏遠去
大地空空蕩蕩
整個鮮明季節是遠天模糊的小點
茫茫然一片光亮
僅有的灰燼
是雨水晶瑩打濕的詩行
為空無的春天
慟哭一場

■湯凌

湖南常甯人，詩人，攝影師。現居長沙，業餘主辦拈花文學網。

蟋蟀

沉淪於抒情的，蟋蟀，你的聲帶斷裂
抖動的翅膀讓人誤以為激動地舞蹈
往上，是虛妄的枝葉，往下，是虛妄
的土地
你是草葉尖上虛妄的痛苦。
哦，悲哀的蟋蟀，那麼多人在你面前
長眠不醒。

傳說中的童話

現在給你們講一個童話，每次她都
這樣開頭
一隻火紅的狐狸，在雪地裏尋找她
的王子
為了抵禦寒冷，不停地奔跑，跑到
一座林子裏——

這個從未聽到結局的故事，至今仍然
糾纏著我
因為，每次的此時她都會被打斷
被她的母親、她的丈夫、她的兒子
中途劫走

聽過她故事的夥伴，至今忘不了
她仰起的圓圓的下頷
並期盼她回到原來的位罝，繼續
這個據說很美麗的童話。

■一畝麥

原名甯卓然，83年生，甘肅人，
現在深圳做廣告。

父親與我

父親用他破舊的皮鞭
抽打驢子
驢子一聲不吭
而山和溝壑
則把父親的吆喝與咒罵
完整地還給父親

父親用他粗糙的手掌
抽打我
我一聲不吭
而山和溝壑
則把父親的沉默和歎息
完全地消化

多年以後，父親墳頭的鞭子
將長成繁茂的柳樹
而我則用我粗糙的手掌
擦去兒子滿臉的鼻涕和眼淚

撈

最精彩的詞語
一定在湖底遊蕩
你總是喜歡
那些神秘而遙遠的事物
並為此滿懷虔誠

偶爾有兔子跳進房子
又從窗戶飛去
你以最溫柔的姿勢
將手伸入湖中
仍擔心被那只魚兒拒絕

傍晚飽滿如屋頂的鴿子
你望著湖面上忙碌的鷺鷥
扯起衣角，把手擦幹

■澤潤

原名潘澤潤，四川人，87年畢業
於川大，現已出版詩集2本。

他的秋天並不是收穫

他的秋天並不是收穫
收割的只是傷心的記憶
季節的輪回裝進了穀倉
一生的滄桑全在那裏

草垛在秋天佇立於田野
稻草人究竟能守望什麼
北方的大雁向南方飛去
迴避的不僅僅只是寒冷

農舍的土牆並不懼怕
漫長的冬夜
而他憂戚的只是
祖祖輩輩不變的命運

躺在古老的木床上
夢境裏唯有一縷慘澹的月光

■蝟蝟

原名郭海濱，生於1973年，員警。

這些站立的楊樹們

這些站立的楊樹們，懷抱著
睡眠的院落。一條狗在樹蔭裏小憩
結束了生殖的土房子，把低垂的
頭顱，擱在了大地的倉庫

如果沒有風
斑斑樹影將保持冷靜
一把曾經割傷過腳趾的刀鏟
依然會掛在牆壁上，充當
饑饉年代的飾物

而現在，是陣風

打亂了這種適度緊張的結構
站立的楊樹們，嘩嘩地拍起巴掌

這讓拍打著鄉村的下午
表達起它特有的
凌亂，遲鈍，或者像
一個女人的腰部般的柔韌的張力

■楊勝沖

早晨

扯去裹屍布 黎明生下你
投於叢林 枝葉把你抱在露水中
早晨總很美麗
採滿茶葉的竹籃
裏面藏有幾隻菌子
你提著輕輕的掠過小草地

太陽出來了 你如一只紅辣椒
翻過眼前那座山 就是遠方
匆匆趕路的我 竟然放下乾糧
看折取野花的你

青春

你穿過早晨的雨霧
珍珠 佈滿黑色沙灘
起風的黃昏
從你頭戴的豎琴上奏起夜色
注滿胸膛

月亮出來了
星辰如我 隱於黑夜
青春是發誓一起葬於樹底的
兩片桃花 拾一片吹一支山歌
那天 放學路過後山的你
是哪家的姑娘

■黑米

禁止的愛

無所謂形式的愛，端坐在枯萎的指尖

微笑著在一些樹的影子裏旋轉
天氣，禁止我談論結果
陽光總是從我意想不到的地方開始
像螞蟻在地面上歎息
花開了，花開了。
身體漸漸轉陰。這是水的結果
女人脫下褲子。男人脫下慾望
月色如此安詳，在水流走的清晨
像公牛決鬥時的憤怒，從陰囊裏流出

一個早晨

花開在早晨的表面，像漲起的水
一輛火車開往南方
多年前，一輛火車開往北方
而現在，花開在火車即將消失的早晨
聲音寂靜，像一個早晨
在早晨中消失蹤影

■西陵

70年代生，福建廈門人，現居北京。

臨近草原

火車向北開
道路粉碎成顆粒
草原漸漸清晰
金黃的陽光打翻在地
秋日黃澄澄的浪頭
隨風一陣陣湧來
我乾渴的雙眼
如天空一般遼闊
鷹孤獨地盤旋
飛向草原的深處

看，銀河

眾星靜靜地升起在蒼穹
天幕旋轉
星河奔騰而下
流向時日的另一端
沉睡的草原上空
星空浩大

■黃奇峰

楓

長途跋涉專程上山去探望她，她卻紅筋畢露，一身火爆的情緒。不知是言語頂撞了她抑或是獻給她的詩文有何不雅之處，招惹了她這火辣反應。撫心自問，錯不在我，倒是十足十刁蠻的富家小姐在濫發脾氣。這還不止，幾天後再登山造訪，她冷淡蕭索得乏味。真不明白為何才幾夕不見她就枯槁嶙峋成一副如此的病容。倒是寒霜下，一株臘梅，對我展顏歡笑。

大地震

老祖母又恨我們鐵鍊不成鋼了。昨天怒不可遏，跺腳連連。頃刻山搖地裂，嚇得我連忙縮進桌下。人人都說她慈祥，但她的忍耐似乎也有限度。眼見我們這班不孝子孫，胡作胡為，佛都有火。污染了水源，濫砍樹木，製造炭酸氣，把大好良田變成藏毒納污的地方。你叫老祖宗不動真氣才怪！她恨不得把地掀開，把我們活埋。

冬至

把春夏秋搓成湯圓，放入水裡溫暖一下記憶。記憶隨著熱度升溫，一片皎白的往事就浮出水面。

2006年加州

■林居

熱血青年

熱血點燃螢火蟲
支撐不了多久的光明
飛不出多遠的路程
就算被黑暗吞噬
寧願多帶走一點謬誤

死亡在瘋狂的剎那
像一陣風
一陣一陣 不會停
黑暗有多少方圓
青年的生命永遠向前

2005年6月22日

錯過

微笑著回頭
看看擦肩而過的背影
平靜的回頭
看看歷歷在目的過去
興奮的回頭
看看刻骨銘心的記憶
默默的回頭
看看沒有輪回的時光

曾經錯過的太多
不停的數著往日的錯過
惋惜 遺憾
點綴著平淡的生活

曾經錯過的地方
記在命運的心窩
如果 重來
決不可能再錯過

2005年6月1日

■陳銘華

和雀鳥有關

第一隻早起的鳥在樹上叫，第二隻早起的鳥又在樹上叫，到第三隻不算起得怎麼早的鳥跟著在樹上叫的時候，一個人推開了他身邊的“黃鶯兒”伸頭出夢來大叫

金昌緒遠去，倉頡帶著噪音回來

2005年10月11日

靚爆鏡

美到鏡爆？猝不及防的冰炭相遇？誇張的一句廣東諺語？但我相信美麗的能量日積月累，極致時必如火山翻滾崢嶸爆發，傾國傾城亦等閒事，違言碎鏡？不然，造指南車及火藥、製木鳥能飛、煉頑石能補天，科技發達的古人何以捨玻璃而就銅？非不能也，是不為矣

然則銅鏡就不爆了麼？最近在朋友家看到的數面漢鏡歷數千載而風采依然，想見那時候水造的美人雖明知並非面面俱爆，依然千方百計裂鏡封后的盛況。證諸於今，多少絕色者連玻璃鏡都裂不了，乃憤而紋眉、隆鼻、縫嘴、割眼皮的慘慘戚戚……我輩男兒亦只好遙想當年了

2006年3月28日

■仲彥

陶 罐

清晨，張開命運的翅膀
飛翔在生存的天空。掩埋生命鐘聲
的泥土
敞開稻穗，
掩映的門
心門。靈魂的門，
光芒的門。放我進入
一條河流 陶罐，你聽
五穀流淌的聲音
飄蕩在村莊上空。朝霞升起的時候
黑黑的 這個苦做苦吃的男人，懷抱著村莊
從木屋裏走出來。銀質的水香
把嘴唇埋進
河流
木屋送我出門。炊煙
臉上
平淡的愛意
沒有說話。全身長滿
風雨和烙印的
田埂 像陶罐 和男人臉上的皺紋
在大地
走向四面八方
陶罐你好。太陽照耀
莊稼的汗珠
長在鐮刀中間。腳下的泥土
做好臉上
黑黑的笑容
地平線，站在遠方。那座木房子
和太陽
和炊煙的模樣，
站在莊稼深處
也在流汗
女人和民歌
心碎的香氣
從木屋
不停飄來
平靜而且嫵淑

■林小東

地球&足球

圓圓地球
陰陽兩面
廿四小時旋轉
圈出男人女人
多少
悲 歡 離 合

足球圓圓
黑白相間
九十分鐘滾動
攻與守
射門 衝撞
勝與負
震動多少顆心
喜 怒 哀 樂

億萬個身影
地球上海流動
億萬顆心
足球前浮
沉

2006. 1. 9 越南

我說，懷中的陶罐你好。女人和民歌你們也好。
美麗的稻香
一瓣瓣蓋成
操心的家園
陶罐，裝滿著來年
豐收的生命
和種子
和水
鐮刀，豐收的疼痛往事
像地裏的石頭
沒長眼淚
一輩子或者更久，土裏土氣的陶罐，我是最沉默的一隻

2006年寄自湖南永順

■ 朔星

遠離文壇

蒲公英朝藍天盛開
那金黃 叫半死不活的我們
感到一種振奮
一種自痛
一種拋棄泥土之後的
無根

是如此珍愛春天啊
那時
 爭看八分錢一本的連環畫
 如同擁抱了戀人
伏在木板搭成的桌上寫作
 就是快樂王子
我們比稿紙還清白
窮得只剩下
 對文學發自內心的敬畏
如今你穿過花的原野
就會想起
 冬天的往事
想起大雪封山後
 找不到一粒糧食
 仍在徘徊的野雞
它那漂亮的羽毛
被命運的嘲弄
不甘失敗的決心
叫我們無法判定
 它是我們中間的哪一個？
當真善美屢遭殘殺
偉大的傳統正在拆毀
我們此生還有何奉信
源泉在哪裡？
在一次小小的滿足之後
下個春天
 該怎樣面對暢遊的魚群？

也許你早該以荒野為家

■ 王妍丁

暖

這鄭重的夜晚
氣流中盛開著鄭重的馬蹄
遠方和遠方的天籟
我告訴過你
美
是用慢來欣賞的

語言的香片
早已經衰竭了
我的掌心只適合握住
暖
和天亮以前的
盛宴

如果你不到來
我會繼續著孤獨的
幸福
守著時間的尺寸
看門前的菜地繁榮或枯萎

一隻檸檬的味道
你嗔怪我了是麼
這俗世的親戚
夢 到底該做到哪里
才 恰到好處

2006年寄自瀋陽

還原為春風春雨
多少情思
 在沃土下發芽
多少意象
 在叢林中翻飛

2006年寄自黑龍江

■ 依雯

也許是巧合
同月同日只不同是廿年後
夏日的晌午烈著烙印
新山一機場
的長廊站立那麼蒼白
心跳實有點失控

他鄉的你

多少次回首
情感是最沉重的包袱
那年遠航
目送你瘦長背影
漸行漸遠是昨日色彩
再記不起你臨行叮嚀
 回來？不回來？
 何年？又何日？
於悠悠歲月
還好有余光中伴我
 洛夫張默伴我
而撫平所有思念的傷痛

佇立眼前
你和我
都被時間凍結著硬化了
比陌路人更陌生
我和你
誰欠誰又如何算清呢？

2006年寄自越南

幼小的蟋蟀
想踏遍江湖
去找自己的夢
背起行囊
提著小琴
離開了故鄉
浪跡天涯

今晚
寒風呼呼
苦雨淒淒
找不著安全的角落
找不著何處棲身

幼小的蟋蟀
仰望雷雨交加的蒼穹
沿街賣
唱

2006年寄自越南

■ 林珮珮

浪跡天涯

■卓琦培

七月，炎熱的夏天

七月

炎熱的夏天

預報說：明天有雨

可是今天

沒有風，沒有雲

只有傲慢的太陽

她要給所有焦渴的心

用光芒和火焰

編織天堂

葉，沉默不語

說什麼呢？晴空萬里

找不到喧嘩的理由

只有知了的叫聲

一陣陣

要劃過蒼穹

這些被太陽灼傷的音符

果真能平安地穿過

頭頂上無邊無際的寂寞嗎

於是，我們聽到燒紅的烙鐵

與水碰撞的聲音

吱——吱——，像心在顫

預報說明天有雨

可是，在遙遙的遠方

烏雲和風暴，卻迷了路

七月的烈日下，一棵棵樹

倒下來，讓自己的魂變成影子

量今天和明天的距離

2006年寄自南京

■林忠成

打鼾分析

一段時間以來

在一些充滿呻吟的校園裏 出現了不少

手捧年齡與夢幻的女大學生 對此

外／交／部嚴正抗議美／國／國會

關於增大中／國／國／會

據說 打鼾是一種時髦

可以使自己變得更迷人 更有男人味

美／國／國／會不願避孕套的反對

通過了“加強男生安全法”

這種吸奶瓶的時尚在全國許多中小學迅速蔓延

女生把嘴一搭上奶瓶

男生就得注意自身安全了

引起吸奶的原因很多 如極右翼在奧地利組閣

如陳／水／扁搞台獨 如脂肪蓄積過剩

夢遊者云 吸奶有兩大好處

1，鍛煉嘴唇吸力 為以後接吻做準備

為把鍾馗、樊噲、李逵、八戒等糙男人

吻為爛泥打下基礎

校園內那些可愛的感冒藥清楚

可站立著喝，倒立著喝

翹起一條腿喝 還能邊喝邊作愛

奶一點也不會灑到黨／中／央那

莘莘學子如此愛打鼾 後果令人擔憂

據說 新疆牧民與新西蘭牧民罵起了娘

還有不少青少年成為狂熱的閹豬愛好者

不管嚴寒酷暑

不論颶風下雨 死死守候在養豬場大門

非要闖上 請求老一輩閹豬佬簽名

未滿足則滂沱涕泗

上街遊行 上萬人反對極右翼組閣

歐／盟宣佈對養豬場實行制裁

美／國也召回了駐火葬場的大使

由於睡眠姿勢不適

引發俄軍攻佔鼾聲如雷的格羅茲尼

一個國／家的扁桃體肥大 與貪官污吏有關

■心水

功夫扇舞

“將軍令”迴盪繚繞*

觀眾熱血沸騰

雄姿英發的美少年

揮羽扇躍入舞臺

偉岸不動如山

太極功夫倏忽映眼

前移後挪轉身劃圓

中規中矩彷彿大師風範

揚扇化成勁風

點穴掃腿旋轉乾坤

想當年華山論劍

大俠英姿也不外似你

悠悠歲月開了個大玩笑

時空倒錯將你從武當絕頂

送到龍蛇混雜的江湖來

你行俠仗義的日子

已從小小舞臺開始

揚名立萬只待時光見證

太極武功由鐵扇揮動

收手屹立儼然泰山側影

高昂傲視天地渺渺

你微笑中讓我那雙肉掌

再次為你擊痛週邊的空氣

*《將軍令》為功夫片《黃飛鴻》系列電影主題曲。

後記：外孫李強十一歲，就讀舊金山名校 West Portal，於三月二十五日學校年度籌款遊藝會，表演太極功夫扇，勁風呼呼，宛若武當少俠風姿，觀後有感。

2006年3月30於加州

Burlingame 旅次

2月14日美／國“奮進號”

軟齶鬆弛 腮腺發炎

從流行歌手的喉嚨起飛了

機上共有6名追星族

此行的目的 是用雷達測繪出

帕瓦羅蒂喉嚨的深廣度

2005年寄自福建

勳章

祖父自戰場回家後，就把他自己關在角樓上，十五天不出來。白天他靜悄悄地，晚上則可怕地呻吟，連聖像前的蠟燭都會熄掉。當他最後下樓時，祖母說她看到鬼了。

父親裹著染血的大衣自戰場回家時，自他的袋子倒出一堆勳章來，對誰也不望一眼就上角樓去了。白天我們就拿他的勳章同祖父的比對；晚上我們就把頭埋在枕下，不去聽他的呻吟同呼喚朋友名字的喊聲。一到早上母親就會把擦得亮亮的勳章放在窗前，給過路的人看。但誰也不再打我們門前過了。因為大家都受不了那呻吟聲。一天早上我們看到了身穿大衣躺在床上的鬼魂，張開他的大眼望著。

那是多年以前，家窖中愈來愈擠了。勳章仍舊掛在牆上。有時逢節日教堂會來人取去，隔一兩天才送回來。其實即使不送回來我也不會注意。只是有時戰事的消息叫人害怕時，我才向牆上望一眼。因為祖父同父親給我留下的只有呻吟同吶喊。我有時安慰自己說那不是叫喊，只是風吹過我們陋屋角樓上那破敗屋樑的聲音。

戰爭老鼠

打仗的第二個夏天，滿城都是老鼠。晚上它們會從水溝爬出來佔領垃圾堆的王國。有時它們也會攻擊不懂事的貓，甚至落單的小孩。所以天一見黑，就像是規定了似的，我們就把門緊緊地關起來。我們公寓裡住的是一些較小較笨的老鼠。麵缸裡、禮拜天出門穿的較好的衣服裡，到處都有。殺之不盡，愈殺愈多。鋼琴後面老鼠夾夾到的第一個我們叫它“藝術家”，後來因為太多了，只有數目，取名字是來不及了。

我以為：就算我記得第一個為這城市犧牲的烈士的名字，其後沙拉以凡的死者也只是一些統計數字。她叫什麼？我記不得了。我自角樓搬下一盒訃聞，發現只是一堆碎紙片，以及這老鼠國的一些驚懼的眼珠，我們花了千百年也沒有消除的，雖然他們也忘掉了他們第一個烈士的名字。連他們離別已久的祖國的名字也都記不得了。

譯後：高倫·司米 Goran Simic，1952年出生於南斯拉夫，1996年去加拿大。此二詩譯自《最佳散文詩》(The Best of the Prose Poem)，2000年 Providence 學院出版。司氏最新之詩集有：Price & Bisfim Ljudina 2005, From Sarajevo with Sorrow — 2005

拉辛就義①

在白石砌就的京城莫斯科，
一個竊賊拿著一個罌粟籽麵包奔跑。
他今天不怕被人抓著受私刑。
人們現在顧不上麵包……
斯堅卡·拉辛在被押赴刑場！
沙皇喝完一瓶葡萄美酒，
對著瑞士鏡子
擠掉一個粉刺，
戴上一枚新的綠寶石鑽戒，
馬上要到廣場……
斯堅卡·拉辛在被押赴刑場！
像一個圓鼓鼓的大桶後面滾著一個小圓桶，
一個貴族夫人身後跟著一個貴族崽子。
小牙兒在快活地嚼著糖塊。
今天過節！
斯堅卡·拉辛在被押赴刑場！
一個商人連滾帶爬，
肚子鼓鼓的像要被豌豆漲破。
兩個江湖藝人在飛奔。
一個酒鬼在快步蹣跚……
斯堅卡·拉辛在被押赴刑場！
滿身是痧，
氣息奄奄，
兩個老乞丐脖子上繫著繩子，
嘴裏咕嚕著什麼
在往前爬……
斯堅卡·拉辛在被押赴刑場！
窰姐也醉醺醺地從草席子上爬起來，
用黃瓜片擦了擦臉，
匆匆趨行——
忍著大腿之間的奇癢……
斯堅卡·拉辛在被押赴刑場！
耳邊響著火槍兵妻子們的尖叫，
迎著四面八方飛來的唾沫，
在一輛破舊的囚車上，
身穿

白上衣，
緩緩出現了他。
他沉默著，
沒有擦臉，
滿臉是人們的吐沫。
他只是苦笑著。
他笑著對自己說：
“斯堅卡呀，斯堅卡，
你像一根樹枝
失去了樹葉。
你曾經多麼想進莫斯科啊！
瞧，如今你這樣進了莫斯科……
算啦，
吐吧，
吐吧，
吐吧——
免費給你們開心。
人們哪，
你們總是吐
那些
想給你們做好事的人。
我曾經多麼想給你們做好事啊，
在波斯岸邊，
還有，
當乘著戰船
飛在伏爾加河上！
我見識過什麼？
誰的美目，
馬刀，
船帆
還有馬鞍……
我識字不多，
也許因此才上當受騙？
狗官一邊揮拳打我的嘴巴，
一邊得意地說：
‘你竟敢反對人民！
要你知道反對人民的結果！’
我挺住，
眼睛也沒有眨一下。
我咽著嘴裏的血，回答：
‘要說我反對貴族嘛——
這話不假。
要說我反對人民呢——

那是胡說。’
我不後悔，
路是自己選的。
在你們面前哪，
人們，我懺悔，
可是不像狗官所想的那樣。
我有過錯。
我看清了，
我是自己處死自己：
我造反——
半半拉拉，
應該是——
一反到底。
人們哪，
不，我的過錯不是
絞死貴族。
在我眼裏，
我的過錯是把他們絞死得太少。
我的過錯是
在兇殘的世界上
我是個善良的傻瓜。
我的過錯是
我反對奴役，
自己卻有些奴氣。
我的過錯是，
我造反
是想要一個好皇帝。
世界上沒有什麼好皇帝，
我傻……
斯堅卡，
你死得沒有價值！”
莫斯科上空響起了鐘聲。
斯堅卡
被押上了斷頭臺。
斯堅卡面前
劊子手的皮圍裙
被風刮得不停地抖動。
劊子手把
板斧舉在空中，
那板斧藍汪汪的，
像伏爾加河藍汪汪的流水，
彷彿有片片船帆
閃著銀光

飛向遠方，
猶如海燕迎著朝陽……
透過稅吏
奸商
醜惡嘴臉，
就像穿過迷霧
看到陽光，
斯堅卡
看到了
張張人臉。
這些人臉遼闊高遠，
在這憂鬱自由的
眼睛裏，
像在神秘的伏爾加河漢子裏
飛馳著斯堅卡的戰船。
值得含著眼淚忍受這一切，
值得受刑，
值得被殺，
如果早晚有一天
這些人臉
可怕地出現在
那些面容模糊的人們的臉上……
斯堅卡
安詳地
（看來他並沒有白活一場）
把頭貼在斷頭臺上，
下巴緊靠斧痕累累的木墩邊上，
動動後腦勺示意：
“砍吧，下斧子……”
頭滾下來，
鮮血淋淋，像一團火；
它用嘶啞的聲音說：
“沒有白活……”
板斧上已不是戰船，
而是滴滴
鮮血……
怎麼，人們站在那裏，沒有歡呼？
把帽子扔到天上，跳嘛！
紅場驚呆了，
只有士兵的長戟在微微晃動。
連江湖藝人也安靜下來。
在死一般的寂靜裏
跳蚤

詩人與愛情的問答——秀實 V.S 向明

從破褂子
跳到時裝上。
廣場明白了什麼，
廣場摘下帽子，
遠處送來
三聲鐘響。
髮絡沾血沉甸甸的，
頭還在滾，
它還活著。
從滿是鮮血的斷頭臺
朝著
窮人堆滾去，
它用目光
向他們
表情達意……
慌裏慌張，
一個神甫哆嗦著跑過去，
想把斯堅卡的眼皮合上。
可是那兩個瞳孔猛然怒漲，
像猛獸一樣可怕，
把他的手推到一旁。
沙皇頭上的皇冠
被這兩隻惡鬼般的眼睛
看得
搖搖晃晃。
痛痛快快地，
毫不掩飾自己的勝利，
那頭
對著沙皇
放聲大笑……

1964年

①斯堅卡·拉辛(Stenka Razin, 約1630—1671.6.16)，俄國東南邊境一次大規模哥薩克和農民起義的領袖。他反對貴族和官僚(但不反對沙皇)。1671年4月24日被效忠沙皇的哥薩克擒獲，押解到莫斯科，被處決。拉辛一直被人民看作英雄，在民歌、文學、美術、音樂、電影中廣泛受到歌頌。這首詩發表後，立即引起轟動，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把它譜成聲樂交響詩。

問：愛情在你的新詩創作裡，扮演怎樣的

角色？
答：扮演極不重要的角色。我甚至沒有寫過真正的情詩。在台灣幾本情詩選中，我幾乎沒有詩入選。在候吉諒所編的《情詩——現代篇》(2003)中，我同意入選的詩是1981年寫的〈咳嗽〉，其實那是一首“親情詩”，是寫給我妻子的。稍早杜十三也編過一套《情詩》(1990)左右卷，在這本情詩選中是我的更早(1980)寫的〈妻的手〉，也是寫的親情。所以如此“絕情”，實在是我們生不逢辰，在我們那“哪個少男不多情”的年齡，我們幾乎窮得不敢奢望有愛情發生。

而最糟糕的是，我們揹著一個“外省人”的原罪，我們任何愛的示意和希望是被拒絕的。這也就是我們這老一代的詩人，個個都遲婚的原因，而且後來結婚的對象仍是眷村的子女。有些至今仍是孤單一人，他們一生幾乎與愛情無緣。我在六十年代寫過一首詩叫做〈今天的故事〉，裡面有一段是這樣寫的，詩中忠實道出當年我們那青少期的心靈狀態：

有那麼一種精靈
美學窩藏不了在他們的破棉絮裡
有的，也祇是一朵揉皺的殘花
卡洛里吝嗇了他們一輩子
牙齒間打磨不盡的是劣質煙草的鏽

問：新詩誕生以來，愛情詩是重要的一脈。湖畔詩人汪靜之被認為是“現代愛情詩的鼻祖”。何其芳筆下對眉眉的懷念，也是情意綿綿。他的〈羅衫〉一詩，便曾打動不少年輕讀者。在這不計其數的愛情詩裡，你個人特別喜好那類的情詩作品？為什麼呢？

答：首先來看“情詩鼻祖”汪靜之的作品，一是只有三行的〈伊過家門外〉：

我冒犯了人們的指摘
一步一回頭地瞟我意中人
我怎樣欣慰而膽寒呵

這是汪氏在1922年一月八日所寫的一首小詩。這首詩如果不瞭解寫時的社會風氣，就會不懂為什麼“瞟我意中人一眼”就會被人指摘。這是指在民初尚在封建時代，青年男女不能自由社交，所以瞟人一眼都有犯罪的感覺。事實也是如此，據說此詩一發表便受到保守人士指摘“做的多麼輕薄，多麼墮落”。連魯迅也說這樣的詩“頗為幼稚，宜讀拜倫、雪萊的詩以助成長。”其實這樣的詩那能說是情詩，祇能說是代當時女子為反封建思想所作的諷刺。汪氏另一首也被認為是情詩的詩是〈伊的眼〉，這首詩以四個比喻：太陽、剪刀、鑰匙、引火線來形容伊的眼力不凡功能，能夠解凍發熱；能夠剪除枷鎖；能夠開啓樂園；也還能點燃愁緒，讓他沉溺在苦海裡，這排比形式的四段詩，頗有英詩格律的浪漫味道。大概汪氏真的認真讀了雪萊、海涅等英國浪漫詩人的作品。

再說何其芳。何其芳比汪靜之晚生十年，已是在現代主義蓬芽發焯的階段，所寫的詩已有現代慣用意象繁複的架式。即以你所指〈羅衫〉一詩而言：

我是曾經裝飾過你一夏季的羅衫，
如今柔柔地折疊著，和著幽怨。
襟上留著你嬉遊時雙槳打起的荷香，
袖間是你歡樂時的眼淚，慵困時的口脂、
還有一支月下錦葵花的影子
是在你合眼時偷偷映到胸前的。

眉眉。當秋天暖暖的陽光照進你房裡，
你不打開衣箱了、檢點你昔日的衣裳嗎？
我想再聽你的聲音。再向我說
“日子又快要漸漸地暖和。”
我將忘記快來的是冰與雪的冬天，
永遠不信任你甜蜜的聲音是欺騙。

何其芳這首詩確實寫出了睹物思人，為情所繫的相思之苦。其處理手法之高妙，藝術思考之細膩，確實至今很難有超越者。然而像這樣好的詩卻並非我所中意的情詩。我所認為的情詩，不但要有“情”、更要有“趣”。情詩應該是寫

給情人的，是情人間另一方式的耳畔私語，枕畔纏綿。它是情不自禁的發揮，甚而可能是無厘頭的打情罵俏，絕不可嚴肅得像在臚肉麻的情書大全，更不能說些祇有自己才懂的現代詩句。自然、清新、有創意，不脫詩的質地，會讓情人眼睛一亮，心頭一驚，抬起冷冷的小手給你輕輕一擊，或罵聲死鬼，那才是我所認為的情詩應有的音效。

問：請問你這樣標準的“情詩”會有嗎？能否舉例一二？

答：當然有，在這些年我搜集了很多，正要出一本《情趣詩選》。現在舉兩首詩作例：

上獅頭山 作者：蕭雁

行李簡單
只帶了三件上衣替換
一本六祖壇經
另外一本隨身日記

比較累的是
心中還藏了一個
你

秋天的哀愁 作者：夏宇

完全不愛了的那人坐在對面看我
像空了的保特瓶
不易回收
消滅困難

問：給我們談談你自己的一首情詩，最好能作仔細分析，可以嗎？

答：當然也可以，不過這是一首沒有對象的情詩，只能說為天下所有情種而寫。此詩也寫得很早，時在1962年8月，發表在當時的《公論報》藍星周刊。由於非送給某人，只能說是“閉門造詩”、或年輕時的“為賦新詩強說愁”，詩是這樣寫的：

我心不忤
便化作雲，便化作海
便如此被美溺去，不管

向上，往下，都是一樣的深
都是一樣的濃，我心不忤

可以渺百年如彈指
彈指如百年
當葦狀雲簷上宇宙以黑花
我只管拾取
伊吹落的風中

讓卡繆那廝去從容就義
如果接吻仍觸著虛無
那我就狩獵去
縱然身陷沼澤，我心不忤

此詩其實無需作任何解釋分析，從淺白的詩句便可感受到這是當愛發生時，便會上天入地的沉溺其中，即使原子彈爆炸，陷身虛無，縱赴湯蹈火，也會勇者不懼（我心不忤）。其實這是“海枯石爛，此心不渝”的舊瓶新酒，也並不算標竿式的情詩。

問：有人終其一生都在寫情詩，如智利詩人聶魯達。我讀過他的《二十首情詩與絕望的歌》和《聶魯達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請評價一下聶魯達的情詩。

答：有人說聶魯達是一位唐吉珂德式的詩人，他歌唱自己的愛人，自己的愛情，喟嘆自己的失戀，說“愛是這麼短，遺忘是這麼長”。由於他更是一位堅持奮鬥到底永不屈服的革命家，他把“愛情和義務”看成是他的一對翅膀，缺一就不能高飛。聶魯達和所有從事武裝革命的人一樣，都有勇武的強悍的個性，當然更是一個男性至上主義者，這種慾望極高的人，女性溫柔的渴求和拿女性身體作書寫常常是詩中隱喻的最佳材料。他的情詩幾乎都是獻給不同女性的，而且性成為詩中經常出現的主題，就我的個人喜好言，我是不太重視這樣的情詩的。我喜歡比較純情不參一點雜質的情詩，我不要那些崇高偉大，我喜歡小人物的家常的，樸實天真的愛情場景。我讀過他的《一百首愛情十四行詩》，我讀來總感高蹈太多，情趣太少，不像是寫給愛人看的。

問：試寫下一些你認為精采的情詩，並作剖析。

答：據說新發明的一種催情激素，會使沈睡的勇氣突然復蘇，趑趄不前的怯弱症霍然痊癒。在詩這種文字中，這種催情激素，這種煽情的興奮劑，發現得更早，含量更多。《詩經》國風一章〈山中有麻〉第二段有這樣四句：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
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這四句根據北大才子詩人沈澤宜的白話翻譯是蠻煽情的：

山坡上齊簇簇的麥穗，
準是有人在跟你親嘴。
就算有人勾引住了你，
我有好東西給你呢，寶貝

又據聞一多先生早年的考據，此詩第四句“將其來食”並不是指來吃東西，而係民間隱語，喻指來和你做愛。在那麼早的古代，有這麼直率的寫法是非常難得的，這是我發現的一首最早的情詩。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業餘玩詩半個世紀，風雨奔波四十春秋。自從腳傷之後，退出江湖，流亡天涯，千山之外我獨行，天涯孤獨島輪椅中，老天仁慈，恩賜一壺繆斯，杯中老頑童，多年來，老來童真也玩得不亦樂乎！（行文玩字，乃孩童遇到玩具，童真痴迷認真的玩）。

去年七月，回家紐約，也巡禮了九一一世貿雙塔的廢墟，逼仄胸中，留下一個“痛”字，又適值七七倫敦大爆炸，心有餘悸。豈料擺渡到天涯孤獨島，又遭恐怖襲擊，莫名其妙，無端端被人臭罵得狗尿淋頭！還好不是狗年。後來CIA告訴我：“你玩微型小說詩，玩出硝煙味了”。

“微型小說詩”一詞，我之用括號，是深怕以後還能不能再玩它。因為有人認為它沒有理論根據（可能是西方理論），而我這凡夫醉卒又不是什麼大師，豈能獨創，無中生有，標奇立異，有辱文林詩壇。

其實，“微型小說詩”，係天涯孤獨島二十年來，每晚獨對星月獨酌一兩小杯藥酒，以治療這一雙王八腳的神經系統，杯中無意間脫口說出來的一個詞而已。緣自兩年前，當時人彈、人質砍頭、虐囚等現象，滿杯悲情歷史，淒絕沉痛的寫下〈惡人先告狀〉一詩，覺得它像極了我一直喜愛的微型小說（極短篇）。如今又面臨二十年前，在紐約讀到幽默作家腓力寫的一篇幽默散文，他說如果真理與女人，只能取其一的抉擇，他老兄寧取後者。

而微型小說與詩教我如何取捨？斟酌掂掇良久，突然心靈音籟中貪婪的繆斯冒出：“兩者都要，因為杯中沒有是非選擇題”。就這樣，〈惡人先告狀〉被冠上“微型小說詩”。當時尚自我解嘲：“有散文詩，也該有小說詩吧”。

每晚斟酌杯中的小故事，摸著石頭過河，默默摸索嚐試，愈寫愈有酒味，愈酒膽有信心。點滴杯中的語言文字詩意，亦溢出酒外一自我理論藉口的符號線索。

思及艾略特所強調詩之戲劇性，而小

說何嘗不是一個戲劇性的產物？且二、三十年來所流行的微型小說（極短篇）

，極適合於快速緊張工業化的現代數碼鉛質時空。詩也一樣，詩人與讀者，愈來愈愛非馬。何不不妨把兩者結合，將人生過程中某一斷層（橫切面）的小故事

，用詩的語言形式，說出一個詩情詩趣的戲劇性小說，且比微型小說（極短篇）

，更簡潔短小精悍，更適合於被小說養大對詩冷漠的現代人。

嚐試了二、三十首，亦知“微型小說詩”也有它的極限，囿於人物、故事、場景等小說要件，並非每一詩材皆可嵌用，只是多一類別多一選擇而已。也不是什麼獨創不獨創，如“散文詩”，是散文與詩結合，“微型小說詩”，乃微型小說（極短篇）與詩結合，望文生義

，還需什麼理論根據嗎？至於，一般人一提及小說即想到對白，好多精彩的微型小說（極短篇）已省略了對白，其實

，把一個故事說出來，其中即蘊含了對白，須視題材而定。斟酌“微型小說詩”

，亦酌出其中一點小小的韻味，隨著小說故事的發展，聯想推動意象，往往突發出意想不到的結局意境。

杯中理想的“微型小說詩”：意象的語言，理性的張力，感性的結局，詩情的意境。但海量墨少，談何容易？

新世紀之初，天災人禍紛擾，煩透頂

，而上世紀各種各樣山頭林立的主義派別詩論，令人頭目昏花。至今有人問我詩是什麼？還是童話一句：“好玩呦！”

。只知往往有一股衝動，非幹那一回事兒不可（故弄風雅的事兒）。只知把杯中不可能有說服力的變成可

能，又將可能有想像力的回歸不可能。亦知真情真詩不分古今中外，只是環境、時空、語言、形式、知識等不同而已，但不能斷線。正如艾略特說：“詩一離開傳統

就死”。余光中說：“文章通順便可，但美不美，必須以千古的典範為準則”。

況且現代今人的某些詩論，自古已有也，古人說詩貴真貴奇，“奇”字本身即包含了“戲劇性”。而“散文詩”或“微型小說詩”，在我們傳統美學源頭活水的楚辭、漢賦、唐詩、宋詞，不勝枚舉，只是今人說出一個分類的詞兒而已。

迫於無奈寫下此一芻言醉語，浪費篇幅，亦浪費鈞詩鈎的湛藍時空，愈想愈笑不出來！亦奉勸我尊敬的紀玄前輩詩人，別為了散文詩動肝火而白髮三千丈（一笑）。詩觀人生觀，“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求也”。不傷大雅，各玩各的，大而化之，相安無事也。

在自由民主的國度，少數應服從多數，既然“微型小說詩”有異議，茲懇請敬愛的作家詩人同道暨讀者，撥冗恩賜一公道的指導，並呈上杯中嚐試的拙作數首，惠予指正。如果多數認為“微型小說詩”有辱詩壇文林，則以後我不敢再玩也。野人獻曝，祈諸雅量海涵！

惡人先告狀

我忍憋住歷史創傷的疼痛
在天安門毛主席偉像下
低首 默哀三分鐘

再也憋不住

密告 親愛的毛主席
那背叛祖國的劉賓雁說
咱大陸的每一個中國人心中
都有一個小毛澤東 提起那個小傢伙

毛主席斥責 誣告
這個傢伙最了解俺

還有 美帝把九一一傷口淌出血膿的
恥恨 塗抹在回教囚徒的臉上
毛主席怒斥 又是誣告
他們在學步 走俺的路線

我雙腿戰慄哆嗦 小聲說

鄧小平同志說您的路線
永遠經得起真理的檢驗

毛主席怒吼 別在俺面前
提起那個小傢伙

我驚惶失措 那不爭氣的小傢伙
也憋不住 撒了一把尿
羞慚快步離開天安門

正在放風箏的小女孩指著我
大聲說 媽媽他是壞人

國際公理

——日本投降六十週年紀念日

倘若逸史並非神話 被騙的
秦始皇 始料莫及
能照人心的咸陽宮方鏡 萬里長城
仍落入兩千年前預設的輪迴圈套

漫遊過萬里長城的孤獨老人
老布希 孤獨無奈地
仍活在歷史的回憶中

他親眼見證 太平洋的腥風血雨
珍珠港被炸個稀爛
萬里長城一片血濺

他親眼見證 那一面瘋狂的落日
吞下兩枚原子彈 而那血口
仍一直吐不出 一聲道歉

布希這老頭 萬萬沒想到
六十年後 又親眼見證他的乖兒子
高舉那面沾滿珍珠港萬里長城血蹟的
血紅落日
要進入 聯合國的安理會

我這腳踏兩條船的美籍華人
一腳踏 舊大陸的神州山河
跨過 波濤洶湧的太平洋
一腳踩 新大陸的自由土地

而胯下的小泉首相正與靖國神社的戰犯
商討如何篡改歷史而竊笑

敢問秦朝 教我如何統一處理
我胯下的公理

有機的母愛

在邊際效益圍籬邊 長出
一株 現代果園的邊緣人
蒲公英

一邊嘍吮工廠大地 餵給他
超級營養的化肥奶瓶 一邊
環顧果園中 一棵棵
握苗助長 超齡早熟的現代人

一股殺蟲劑噴霧 嗆鼻
打個噴嚏 他伸個懶腰
又打個呵欠 咋喏問
發現自己是個噙著奶嘴的
成年人

且患了花粉過敏症 不停地
打噴嚏 噴出絨絨綿綿
夢幻泡影的花粉 隨緣風飄
尋找 那失去的童年

不經意失足飄落 河上
被遺棄的山水長卷 卻解譜出
一湮遠童謠的搖籃曲 悠悠
悠流到浪花擱淺的三角洲

日夜 向湛藍的大海
輕哼低呼 呼喚
那原始大地的乳房

不夜城銀行

幾部精打細算 只會張口閉口的
洗衣機 日夜
吞吞吐吐

他們談吐的除了數字
就是沾污的身外物 以及
沒有分期付款的婚紗件數
愛情是不分晝夜的

其他免談 尤其是
肉食動物 黑夜
進行的事

卻往往被塞滿嘴不明來路的
黑色數字 有口也說不清

嫁禍

動過心臟手術的病人 問醫生
人的身體哪一部位最骯髒

內科醫生說 人類幹活的
雙手最骯髒 東抓西摸
沾滿細菌

病人直視掂探外科醫生的
雙手 他老兄下意識的將手往後束縮
脫口辯白 人心最髒

病人直指外科醫生 理直氣壯的
反駁 是他雙手弄髒的

去中國化

飛機誤點被囚首爾機場
六個小時 現代籠中籠的
心靈時空

一肚子煙火 輪迴入一快餐店
用午餐 出菜時侍者又回首
我輪椅有多少輪迴 大聲說
Club Sandwich 8 Dollars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James Merrill, 1926年3月3日出生於紐約市, 1995年2月6日因心臟病卒於阿利桑那州的圖森, 壽僅69歲, 但在美國詩壇上是個重要的詩人。他是赫赫有名的投資公司梅里爾·林奇 Merrill Lynch 創辦人查里斯·梅里爾(1885-1956)的兒子, 於二戰後1947年畢業於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第一部作品《最初的詩》出版於1951年, 在大學時已有作品在《詩刊》(Poetry)和《肯庸評論》(Kenyon Review)上發表, 並曾寫了一篇研究法國猶太同性戀作家普魯斯特(Proust)的論文, 其後有評論家認為該文也影響了梅氏後來的愛情和生活。

梅氏出身富有, 但十二歲時父母的離異給他造成了一生難以癒合的創傷。他能詩, 幾乎每天一首; 愛好古典音樂和歌劇, 以這些作為精神上的彌補。是以他早期的詩作極注重步音、押韻及措辭的典雅, 他的幾本詩集如《水街》(Water Street, 1962)、《日日夜夜》(Nights and Days, 1966)、《爐欄》(Fire Screen, 1969)和《冒著風雨》(Braving the Elements, 1972)皆顯示其精通詩的形式技巧及富於個性的想像力。評論家們認為《最初的詩》和《水街》過於拘謹、刻板、矯飾, 不過亦留意到其行文漸趨於自然成熟。

梅氏成長於紐約格林尼治村, 雖然父親曾結婚三次及有多個子女, 但為每个孩子都設有一筆讓他一輩子成為富人的撫養基金, 因此梅氏是一個不必靠寫作來維生的詩人。他暢遊世界各地, 1959至70年代晚期在希臘雅典和美國康州兩地定居, 一直與他的同病相憐的同性戀伙伴小說家戴維·杰克遜(David Jackson)相依為命地住在一起。

杰克遜對梅氏《三部曲》的完成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們利用自製的靈應盤*作為觸發過去的生活積累, 把轉動在盤上的字母和詞句作不同的組合, 並假定這是和死者對話的內容。他們以此方法和詩人奧登、梅氏的父親, 甚至天使邁克爾及其他已故的人物交談。詩的

《三部曲》:《神曲》(Divine Comedies, 1976)、《米拉貝爾》(Mirabell, 1979)和《為露天表演而寫的腳本》(Scripts for the Pageant, 1980)發表後確立了梅里爾作為他那一代裡重要的美國詩人之一的地位, 在詩藝方面比魏爾伯(Wilbur)、阿什伯里(Ashberg)等詩人皆有過之而無不及。

《三部曲》是梅氏畢生關注問題的思考的一個總結, 帶有自傳性, 著重寫他在愛情與人生觀形而上學和家庭生活的悲痛時刻, 1982年被收入《聖多弗變幻之光》(The Changing Light of Sandover)一書中。該書包含了:《猶太人族長伊弗雷姆卷》(The Book of Ephraim)——一首分成26部份的組詩, 每部份以字母A至Z命名; 及《米拉貝爾: 數字卷》(Mirabell: Book of Number), 此集則分為10個部份, 每部份以阿拉伯數字0至9命名。

1982年出版了選集《從最初的九首詩》(From the First Nine), 除此之外還有小說、劇本、隨筆等, 基本上總結了他的藝術成就。他的第十五部詩集, 也是最後的一本詩集《撒鹽》(The Scattering of Salts)是在他去世後的1995年才問世的。

距離出版《聖多弗變幻之光》十二年後, 梅氏寫了一本回憶錄《一個與眾不同的人》(A Different Person: A Memoir, 1993), 該書不僅告訴讀者他的家庭生活, 還坦率地談他的同性戀愛情與詩作及其吸納歐洲文化的過程, 接受精神分析和治療法使他恢復健康並增強其創作力的剖白。他發現弗洛伊德利用解釋夢的方法從無窮無盡的無意識深處, 開採隱藏在形象和意識中缺乏的意象和觀念來幫助病人認識自己的病癥。“無意識”是失去的記憶和常在夢中出現的無意識事物, 梅氏認為利用靈應盤可以代替夢的解釋(愛爾蘭詩人葉芝也曾有過此種神秘學的研究實踐)。梅氏創作詩的手段是這樣地破天荒的帶著迷信色彩。

受了自白派的影響, 梅氏告訴讀者他

的父親不懂文化只知賺錢、找女人, 冷落了他和他的媽媽, 使他患上了俄狄浦斯情結而產生同性戀和文明頹廢病態。

(梅氏1957年的《閨房》就是描述其父生活的詩集)通過他的希臘裔恩師、名翻譯家弗賴耶(Kimon Friar)的介紹, 梅氏認識了多位知名的希臘現代詩人, 特別欣賞卡瓦菲(Cavafy, 1963-1933)的詩。梅氏回美後模仿卡氏使人感到親切的文風和格調, 也寫了一首同題《等待外蠻》的詩來評論戰後美國文明頹廢, 並預示美國將為世界文化同化。

該詩和《三部曲》出版後, 梅氏一躍而成了一個美國詩壇上的審判官, 敏銳、聰明和巧妙地探求文明現象變化的歷時性與同時性, 並利用斷代語言學不考慮歷史的演變而將之插入共時的語言學(Diachrony and Synchrony)而產生的雙關語氣和模仿是他的拿手把戲, 例如:以希臘文化脫離了黃金本位來嘲弄西方的現代文明。

受了榮格及弗洛伊德心理學的啟蒙, 梅氏利用靈應盤作為觸發他過去的生活積累和打開潛意識大門的手段。當然這並非他的創造, 而是商人的鬼把戲(Gimmick)。但丁的《神曲》和埃德加李·馬斯特斯(Master, 1868-1950)的《匙河集》(The Spoon River Anthology)都曾運用類似手法。哈佛詩評家伯金斯(D. Perkins)評價梅氏時曾說:三部曲的重大成就與局限性並存, 古怪的靈應盤使用令人尷尬, 詩集內有豐富而精練的句子, 卻缺乏宏篇巨製的速度、力度與意外的啟示。但無論如何自惠特曼以後, 沒有任何長詩能超越此詩的地位, 這也包括艾略特的《荒原》和克蘭的《橋》在內。

*靈應盤是神秘學術士行術時所用, 據說可借以從靈界中獲得訊息的一種設備。外形是一塊長方形木板, 沿長邊刻有字母排成圓弧, 上有一心形小板裝著小腳輪以自由滑動, 占卜者以指輕按小板, 小板受壓而滑動。心形之尖每次所指的字母有時可拼出單詞甚而成句, 類似中國古時的扶乩, 古代羅馬也有這樣的占卜器具。

編輯筆記

●關於“詩歌”一詞，編者本來已經決定任其自生自滅，不再枉費唇舌，但本期編輯時再讀〈微型小說詩芻議〉一文，從文中的一段話“……‘散文詩’，是散文與詩結合，‘微型小說詩’，乃微型小說（極短篇）與詩結合，望文生義，還需什麼理論根據嗎？……”（頁32），想到對“詩歌”一詞，一般讀者甚至初學者也正在“望文生義”的可笑後果，忍不住再次一提。姑勿論“散文詩”是不是散文與詩的結合，如果今天詩人們也認為“詩歌”是詩與歌的結合，那麼編者勸他們（尤其是先鋒詩人們）大可不必再寫了，因為他們寫的“詩歌”與歌一點關係都沒有！

問題其實非常簡單，詩有多類，每類詩組成的元素除了主要的語言文字外皆有不同，音樂性僅是其中之一，某些詩中強，某些詩中弱，某些詩中可有可無，某些詩中無跡可尋……況且，當時可唱的唐詩宋詞，現在留下來的都是文字，它們的樂譜呢？就算有一部份留存下來，又有那一位現代詩人去理會什麼“減字木蘭花”、“菩薩蠻”、“鷓鴣天”……？我們欣賞的是李白、杜甫、蘇軾、陸游……他們精采的文字、高遠的意境、深刻的內容……這不正是一個最佳的說明嗎？

●現代詩的讀者不多，詩刊分佈地域很廣，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間讀者讀到相同的詩的機會不大，況且好詩應該大力推廣，本刊向來接受發表過的作品！當然，在網路上張貼過的例外，因為網路發表的速度過快，對印刷本極為不公。請詩友們先將作品寄給印刷本，發表後再張貼。

●感謝詩人林忠成、程一身的協助，本期“錦絲專號”、“左岸會館詩輯”得以順利發表。下期將推出詩人林忠成代組的“低詩歌專輯”。本刊歡迎詩友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作特輯，以增加交流，有意者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詩訊

●美國詩人 Afaa Weaver 蔚雅風最近在網路上開設了中英文的詩人“咖啡室”，網址是 <http://spaces.msn.com/frostplacebear/>，歡迎參觀到訪。

●詩友陳聯松在不久前在洛杉磯舉辦的余光中詩朗誦之夜及次日演講的活動照片，在他的網上沙龍展出，歡迎參觀到訪：<http://www.pbace.com/liansongchen>。

●第11屆國際詩人筆會將於今年7月17日至22日在廣州黃埔舉行，大會邀請國內外詩人學者參加，並於筆會結束後，編輯出版《詩世界》（黃埔版），以刊登筆會詩人的論文及吟詠黃埔的詩作。

●第26屆世界詩人大會將於今年9月3日至9日在蒙古烏蘭巴特舉行，大會期間逢蒙古帝國建國八百年慶。

●加拿大《北美楓》創刊號經已出版，現正為第二期封底畫作徵取十二行之內的同題詩作，詳情請至該刊網站：<http://www.chinese poets.ca/> 查看。

●詩人王耀東、田禾編選的《中國新鄉土詩人三十家》經於2005年10月由北京華文出版社出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